



ル 5
2537
19



門牌 5
號 2537
表 20-79

日下舊聞卷三十八

戶版

幽州其民一男三女周禮

涿郡縣二十九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七十八萬二
 千七百六十四勃海郡縣二十六戶二十五萬六千三
 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上谷郡縣十五
 戶三萬六千八百一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漁陽郡縣
 十二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二口二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
 六右北平郡縣十六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
 二萬七百八十廣陽國縣四戶二千七百四十口七萬
 六百五十八漢書

按漢漁陽右北平郡廣陽國所領縣及涿郡



之涿范陽良鄉益昌陽鄉西鄉勃海郡之東
平舒安次文安上谷郡之軍都居庸昌平皆
今順天府屬地

冀州刺史部河間郡十一城戶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四
口六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一幽州刺史部涿郡七城
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萬三千七百五十
四廣陽郡五城戶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萬六
百上谷郡八城戶萬三百五十二口五萬一千二百四
漁陽郡九城戶六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萬五
千七百四十右北平郡四城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五後漢書

按後漢廣陽右北平郡所領城及河間郡之

文安東平舒涿郡之涿范陽良鄉方城上谷
郡之居庸漁陽郡之漁陽狐奴潞皆今順天
府屬地

冀州章武國統縣四戶一萬三千幽州范陽國統縣八
戶一萬一千燕國統縣十戶二萬九千北平郡統縣四
戶五千上谷郡統縣二戶四千七十晉書

按晉燕國北平郡所領縣及章武國之東平
舒文安范陽國之涿良鄉方城長鄉范陽上
谷郡之居庸皆今順天府屬地

瀛州章武郡領縣五戶三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口十六
萬二千八百七十幽州燕郡領縣五戶五千七百四十
八口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九范陽郡領縣七戶二萬六

千八百四十八口八萬八千七百七
漁陽郡領縣六戶
六十九百八十四口二萬九千六百七十
安州密雲郡
領縣三戶二千二百三十一口九千一十一
廣陽郡領
縣三戶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九百一十九
安樂郡領縣二戶
一千一百六十六口五千二百一十九
東燕州平昌郡
領縣二戶四百五十口一千七百一十三
上谷郡領縣
二戶九百四十二口三千九百一十三

魏書地形志

按元魏燕漁陽密雲安樂四郡所領縣及章武郡之平舒文安范陽郡之固安范陽長鄉方城廣陽郡之燕樂皆今順天府屬地

冀州河間郡統縣十三戶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三
涿郡統縣九戶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九
漁陽郡統縣一戶三千

九百二十五
安樂郡統縣二戶七千五百九十九

隋書

按隋漁陽安樂二郡所統縣及河間郡之文安平舒涿郡之薊良鄉安次涿固安雍奴昌平潞皆今順天府屬地

幽州范陽郡本涿郡縣九又涿州縣五戶六萬七千二百四十三口三十七萬一千三百一十二
瀛州河間郡縣五戶九萬八千一十八口六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一
莫州文安郡縣六戶五萬三千四百九十三口三十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二
檀州密雲郡縣二戶六千六百四十三口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六
薊州漁陽郡縣三戶五千三百一十七口萬八千五百二十一

唐書

按唐范陽漁陽密雲三郡所統縣及河間郡

之平舒文安郡之文安皆今順天府屬地

霸州防禦縣二文安大城戶主一萬四千一百二客九

百五十七信安軍戶主三百一十八客三百九十一保

定軍戶主八百二十八客一百三十三

九域志

政和三年蔡攸何志同言天下戶口數類多不實如霸

州主各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

百一十六率三戶四口則戶版刻隱不待校而知之

文

獻通考

按宋幽州本在化外無戶口數目其見于載

記者止霸州及信安保定二軍而已

南京析津府統州六縣十一析津戶二萬昌平戶七千

良鄉戶七千潞戶六千安次戶一萬二千永清戶五千

武清戶一萬香河戶七千玉河戶一千灤陰戶五千順

州歸化軍統縣一懷柔戶五千檀州武威軍統縣二客

雲戶五千行唐戶三千涿州永泰軍統縣四范陽戶一

萬固安戶一萬新城戶一萬歸義戶四千薊州尚武軍

統縣三漁陽戶四千三河戶三千玉田戶三千景州清

安軍遵化縣戶三千

遼史

按遼析津所統州縣今皆隸順天府惟新城

改隸保定

中都路大興府縣十大興宛平安次鄆陰永清寶坻香

河昌平武清良鄉鎮一廣陽戶二十二萬五千五百九

十二通州縣二潞三河戶三萬五千九十九薊州縣五

漁陽遵化豐潤玉田平谷鎮二石門韓城戶六萬九千

一十五涿州縣五范陽固安新城定興奉先鎮一政滿
戶一十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二順州縣二溫陽密雲戶
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霸州縣四益津文安大城信安
戶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六

金史

按新城定興今隸保定府

大都路大興府領縣六大興宛平良鄉永清寶坻昌平
州十涿州領二縣范陽房山霸州領四縣益津文安大
城保定通州領二縣潞三河薊州領五縣漁陽豐潤玉
田遵化平谷涿州領二縣香河武清順州檀州東安州
固安州龍慶州戶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萬
千三百五十五

元史

按龍慶州金之縉山縣本屬上都路元仁宗

生于此延祐三年升縉山為州領懷來縣即
今之延慶州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
國朝典彙

順天府大興縣編戶三十八里宛平縣編戶五十里良
鄉縣編戶二十二里固安縣編戶三十七里永清縣編
戶一十二里東安縣編戶一十八里香河縣編戶一十
里通州編戶二十六里三河縣編戶二十里武清縣編
戶二十里灤縣編戶一十里寶坻縣編戶三十里昌平
州編戶二十七里順義縣編戶二十七里密雲縣編戶
一十九里懷柔縣編戶一十四里涿州編戶四十六里
房山縣編戶一十一里霸州編戶三十一里文安縣編

戶三十三里大城縣編戶二十里保定縣編戶六里薊
州編戶二十五里玉田縣編戶一十七里豐潤縣編戶
二十二里遵化縣編戶一十二里平谷縣編戶八里

明一統志

風俗

燕無函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

考工記

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

管子

燕地踔遠人民希與趙代俗相類

史記

燕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
風也

漢書

燕記曰豐人杼首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杼首長
首也

方言

燕之北郊凡民男而聶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幽州突騎冀州強弩天下精兵國家贍仗四方有事未
嘗不取辦于二州也

蔡中郎集

自古言勇俠者皆出幽并然涿郡前代以來多文雅之
士

隋書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昌黎集

幽并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
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樊川集

幽燕之地自古號多豪傑名于圖史者往往而是

東坡

勁勇而沉靜燕之俗也同上

范鎮幽都賦過幽都以垂覽兮觀禹迹之經營地博

大以爽塏兮巨繩直而砥丁風俗樸茂兮蹈禮義而

服聲名諫垣集

燕自兩河之戰遂非唐有游羅遼金幾四百年然而不

漸宣政佻靡之化豪勁任俠渾厚敦雅猶有唐之遺風

焉陵川集

南京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

勞苦契丹志

昔人論燕人者管子謂其愚慙隋志則云燕國之士鈍

如椎郝伯常稱其不漸宣政佻靡之化今也不然執塗

之人及五尺童子叩之莫不便便口給其詞于言者蓋

寡乃知習俗之移今昔攸殊也燕京求善錄

京師奄墜多十縉紳婦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

丐多于商賈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

有人無所不為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或謂不却是不足

為京都斯言亦近之五雜俎

樂府出自薊北門行其辭與從軍行同而兼言燕薊風

物及突騎悍勇之狀與吳趨行同也樂府詩集要解

唐之詩人惟陳子昂張說高適集中間有幽州之作此

外游宦于茲土者寡宋則非奉使不至故題詠亦無多

王之渙九日送別詩云薊庭蕭瑟故人稀何處登高且

送歸今日誓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寶鞏薊門詩

云自從身屬富人侯。蟬噪槐花已四秋。今日一莖新白
髮。懶騎官馬到幽州。馬戴詩云。荆鄉西去不復返。易水
東流無盡期。日暮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張耒
詩云。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强。虎皮裁鞍。雕
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四詩辭俱工。其餘雜見于出塞
送行之作。如屢戰橋恒斷。長水壑不流。徐陵詩也。塞禽
惟有鴈。關樹但生榆。王褒詩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
曙色動危旌。祖詠詩也。日生方見樹。風定始無沙。裴說
詩也。沙河流不定。春草凍難青。王貞白詩也。風折旗竿
曲。沙埋樹杪平。馬戴詩也。黃雲戰後積。白草暮來看。釋
皎然詩也。塞館皆無篋。儒裝亦有弓。已行難避雪。何處
合逢花。項斯詩也。戍樓承落日。沙塞礙征蓬。張蠡詩也。

有雪常經夏。無花空到春。下營雲外火。驅馬月中塵。于
鵠詩也。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黃滔詩也。兒童能走
馬。婦女亦彎弓。歐陽修詩也。邊日照人如。月色野風吹。
草作泉聲。范鎮詩也。皆善狀燕中風景者。涿水亭雜錄
京城五坊。輻輳擔賣蔬果。輒為曼聲唱賣。麩者舊有四
句。比叶成詩。巡城者加以杖。故惟賣麩者一聲。他物則
重疊其辭不止一句。蓋彼以曼聲為招。此即感耳而引。
聽唱一聲而辨為何物。知其擔市何人也。舊京遺事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餘博者。蹴局如
南人茶肆中。置茶具也。松漠紀聞
京師婦人不治女紅。夫出坐火炕上。可竟日。置牛羊肉
麪果。隨意下食。暇則弄脂粉。裹足習以成俗。兵民之家

內無餽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每候問親戚自衫襦
至中衣皆有店家可賃遇有吉席乘輦衣大紅蟒衣作
使女婢卽賃衣家姥嫗意氣奢溢了不畏人舊京遺事
朱弁炕寢詩風土南北殊習尚非一躅出疆雖仗節
入國斃同俗淹流歲再殘朔雪滿崖谷禦冬貂裘弊
一炕且跼伏西山石爲薪黝色驚射目方熾絕可邇
將盡還自續飛飛湧玄雲燄燄積紅玉稍疑雷出地
又似風薄木誰容鼠棲冰信是龍銜燭陽曦助喘息
未害搖空腹惠氣生袴襦仍工展拳足豈惟脫膚鱗
兼復平體粟負暄那用說執熱定思沃收功在歲寒
較德比時燠雖餘炙手焰寧有爛額酷矧當凝冰辰
炎帝獨回轂玄冥真退聽祝融端可錄嗟予亦何者

萬里歌黃鵠偃仰對窻扉妍煖謝衾褥壯懷羞寵媚
晚悟笑突曲因思墮指人暴露苦鞞塚頻年未解甲
蹈此鋒刃毒遙知葦輅中汗食安豆粥陪臣將命來
意懇誠亦篤有奇不能吐何術止南牧君心想更切
臣罪何由贖此身雖自溫此志轉煩促論武貴止戈
天必從人欲安得四海春永作蒼生福聊擬少陵翁

秋風賦茅屋中州集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
曲然燕中婦女雖曰穠麗大約調朱殺粉塗飾爲多十
三輒嫁至三十而顰頰矣此如葬華易落何如玉之有
至於青樓之伎多着窮袴其被服羅裳者亦鮮也析津
日記

黃淳耀燕姬歎燕中姪女顏如玉腰素盈盈纔一束
翠翹寶靨試新粧皓齒青蛾矜豔曲十斛明珠許換
蹄初言松栢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掩破盡工夫與
畫眉何知覲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難買意北印蕭瑟
白楊風一半春宵酬秘戲謝菴集

遼俗立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為幟像龍御之或為蟾
蜩書幟曰宜春遼史

凡立春日於午門賜百官春餅燕都遊覽志

申時行立春賜春餅詩紫宸朝罷聽傳餐玉何瓊肴
出大官齋日未成三爵禮早春先試五辛盤迴風入
仗旌旗暖融雪當筵七箸寒調鼎十年空伴食君恩
一飯飽猶難賜門室集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
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費錢九萬餘
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
懇乞買時花充用從之湧幢小品

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宮眷內臣穿葫蘆景補子蟒衣
上元則穿燈景補子三月三日換羅衣四月四日換紗
衣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七月七日穿鵲橋補
子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十月朔換穿紵絲冬
至節穿陽生補子蟒衣燕史

清明戴柳枝于髮夏至戴草麻子葉長命菜即馬齒莧
也立秋日戴楸葉同上
鐸針者內官釘帽中央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元旦則

大吉葫蘆元夕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菊花冬至則綿羊太子頒曆日則寶曆萬年其製八寶荔支卍字鮓魚也萬壽節則萬壽洪福齊天其製于齊天宇兩旁各紅蝙蝠一枚又有枝筒其製減小偏向成對又桃枝則不乖同上

歲除簷楹插芝麻楷院中焚柏木柴名曰燭歲元旦起擲門櫬于地者三日跌千金以小榼盛驢肉食之曰嚼鬼立春日無貴餞食蘿蔔曰咬春二月二日用黍麩棗糕以油熬之曰薰蟲食鮓曰桃花鮓四月四日進不落夾用菰葉方包糯米長可四寸濶一寸味與粽同六月六日食銀苗菜卽藕苗也九月食迎霜兔臘月八日賜餐百果粥同上

通帶每年正月一日以糯米炊餅用白羊髓和丸如拳

大行宮寢帳內各散四十九丸燕北雜記

戊夜各於帳內窻中擲丸于外數偶動樂一宴數奇合

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壚中燒地

拍鼠謂之驚鬼人日煎餅食于庭中謂之薰天遼史

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

行造燕北雜記

元旦貴戚家懸神荼鬱壘民間挿芝梗柏葉于戶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初八九日陳設燈市至十八而罷人家用粉糝寒具饋遺徧市鬻之五花帚爲號宴席間尚王瓜豆莢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點茶用椿芽蒲笋發之水下牡丹芍藥薔薇俱有花較

春時薄小一銚值數千錢貴戚倡家揜茉莉花官裏放
燈假五日夜行不禁北小歲華記

公齋都城元宵曲鰲山綵繡五雲隈白果園中御帳
開傳語侍臣休放馬君王月下打圍來蹀躞驕驕氣
正驕垂鞭嘶過玉河橋不知明月誰家怨腸斷樓中
弄玉簫黃瓦墻頭艤畫戟直從柝木象銀河三三五
五橋頭去贏得相思滿綠波曲砌迴廊正字闌松瓢
亭子月中看金爐休放沉香火醉擁如花夜不寒內
園湯火漫相勻種得紅梅放早春莫向樽前吹玉笛
朝來愁殺賞花人白袷裁衫玉滿頭短檐鬢學蘇
州儂家新樣江南曲縱是愁人不解愁小東園詩集
正月十六夜婦女俱出門走橋不過橋者云不得長壽

手携錢賄門軍摸門鑰云卽生男北京歲華記

元夕童子搥鼓旁々向曉日太平鼓二童子引索畧地
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日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
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帝京景物畧

周用走百病行都城燈市由來盛大家小家同節令
諸姨新婦及小姑相約梳粧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
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倚枯眼暗兼
頭風踏穿街頭雙繡履勝飲醫方二鍾水誰家老婦
不出門折足蹣跚曲房裏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
年天有紉勒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然去年
同伴今希有幾人可卜明年走長安主人肯居停寂
寂關門笑後生但願中秋不見月博得元宵雨打燈

正月十九日都人集白雲觀游冶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或曰關丘或曰宴丘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士女或化乞丐於是羽士十百結坐松下與幸一遇之帝京景物畧

吳寬燕九日詩京師勝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

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古祠北與學宮

依簫鼓不來牲醴稀如何義士文履善不及道人丘

處機 飽翁家集

二十五日人家市牛羊豕肉怒餐竟日客至苦留必盡飽而去名曰填倉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

光到元日班行相見了朝回早闕前瓠帕歡相抱漢

女姝娥金搭腦國人姬侍金貂帽繡轂離鞍來竹閣

閑馳驟拜年直過燒燈後 圭齋集

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八日為悉達太子生辰離木為像

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為樂 遼史

二月都人進香涿州碧霞元君廟不論貴賤男女額貼

金字結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繡旗甌壚前導從高粱橋

歸有雜伎人騰空旋舞于橋岸或兩馬相奔人互易之

或兩彈追擊迸碎空中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一月都城春動野引籠灰向銀

床畫士女城西爭買架看馳馬官家迎佛官蘭若水

煖天鶯紛欲下鷹房奏獵催車駕卻道海青逢燕怕

纔過社柳林飛放相將罷 李齊集

遼俗 三月三日以木雕爲兎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負者下馬跪進勝者酒勝者於馬上接盞飲之 燕北雜記

上巳日土穀祠清明日始賣水以兩銅盞合而擊之次日花木皆出窖播瓜菜種于地後三日新茶從馬上至至之日宮價五十金外價三二十金不一二日即二三金矣 二十八日賽東岳廟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三月都城游賞競宮墻官柳青相喚十一門頭車馬並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盤餽塔祭雷連芳草徑歸來風送梨花信向晚輕寒添酒病春烟暝深深院落秋千迴 圭齋集

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初八日各寺浴佛十三日上藥王廟諸花盛發白石莊三里河高梁橋外皆貴戚花場好事者邀賓客游之 北京歲華記 先是四月八日梵寺食烏飯朝廷賜群臣食不落夾蓋緣元人語也嘉靖十四年帝以其名不雅馴乃賜百官於午門食麥餅宴 燕都游覽志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四月都城水榭東含桃初薦瑛盤貢南寺新開羅漢洞伊蒲供楊花滿院鶯聲哢歲幸上京車馬動近臣准備鑾輿從健德門前飛玉鞚爭持送葡萄馬乳歸銀甕 圭齋集

五月五日午時采艾摘葉與綿相和絮衣七事遼主著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渤海厨子進艾糕 燕北雜

記

夏至日謂之朝節婦人進綵扇以粉脂囊相贈遺遼史

金因遼俗重五日揮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

各以响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

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

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

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

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鞞杖杖長數尺其端如

偃月分其眾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

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鞞擊人網囊

者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鞞木杵其中而朱之金史

五月朔日至旬杪女兒艷服帶花滿頭五日前民間不

得市蘇州蓆子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遺挈酒游高粱或

天壇壇中有決射者蓋射柳遺意薄暮爭門入無賴子

弟以是日刺臂作字或木石鳥獸形民間是日生子束

一木或荆條祭于堂斬其木五六尺許祝曰如是止勿

長抵戶北京歲華記

京師最重午節天壇游人極盛聯鑣飛鞞豪門大估之

外則中官葦鏡以騎射為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

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

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過御前一遲迅捷

而已惟閣部大老及經筵日講詞臣得拜川扇香菓諸

賜視他令節獨優野獲編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五尸都城猶衣袂端陽蒲酒新

開臘月傍西山青一搯荷花夾西湖近歲過茗雪血
色金羅輕汗搗宮中画扇傳油泐雪腕綵絲紅玉甲
添香鴨涼糕時候秋生榻圭齋集

六月六日本非合節但內府皇史宬晒曝列聖實錄列
聖御製文集諸大函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
以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膩不垢至於猶犬之屬亦俾
浴于河京師象麥皆用其日洗于廊外之水濱一年惟
此一度也野菰

六月十二日御殿洗馬于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
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能先也北京歲華
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六月都城偏晝永轆轤聲動

瓜井海上紅樓欹扇影河朔飲碧蓮花蒲槐芽潯綠

鬢親王初守省乘輿去後嚴巡警太液池心波萬頃

閒芳景掃宮人戶撈漁艇圭齋集

七夕前數日種麥于小瓦器爲牽牛星之神謂五生盆
燕石集

宋褰詩曉涼門巷柳陰蟬九陌晴泥着錦鞵到處簾

櫳盡相似巧棚人靜五生蕪同上

七夕宮中最重市上賣巧果人家設宴兒女對銀河拜
北京歲華記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迎節送節燕北雜記

十三日天子於宮西三十里卓帳宿焉前期備酒饌翌
日諸軍部落從者皆動蕃樂飲宴至暮乃歸行宮謂之

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昧爽復往西方隨行
諸軍部落大譟三謂之送節 遼史

中元節前上冢如清明各寺設盂蘭會以長椿寺為盛
晦日謂是地藏佛誕供香燭于地積水湖泡子湖各有
水燈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七月都城爭乞巧荷花旖旎新
棚簾籠袖嬌民兒女狡偏相攪穿鍼月下濃粧佼碧
玉蓮房和柄拗睡時飲酒醒時卯淋罷麻稽秋雨飽

新涼稍夜燈叫買鷄頭炒 圭齋集

八月八日遼俗屠白犬于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
七日中秋移寢帳于其上 遼史

中秋夜人家各置月宮符像符上免如人立陳瓜果于

庭餅面繪月中蟾兔男女肅拜燒香旦而焚之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八月都城新過雁西風偏解驚
游宦十載辭家衣綫綻清宵半家家搗練砧聲亂等
待中秋明月翫客中只作家中看秋草墻頭螢火爛
疎鐘斷中心臺畔流河漢 圭齋集

遼俗九月九日打圍斗射席少者為負輸重九一筵席
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
拌食之 燕北雜記

重九日勅賜百官花糕宴 燕都游覽志

九日集無定所而阜成門外真覺寺金剛寶座游人為
多市上賣糕人頭帶吉祥字霜降後鬪鷓鴣籠于袖中

若捧珍寶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九月都城秋日亢馬頭白露迎

朝爽曾上西山觀蒼莽川原廣千林紅葉同春賞一

本黃花金十鐘富家菊譜籤銀榜龍虎臺前鼉鼓響

擎仙掌千官瓜果迎鑿仗

圭齋集

十月朔上冢如中元祭用豆泥骨朶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十月都城家百蓄霜菘雪韭冰

蘆葷煖炕煤爐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賽羊頭福貂

袖豹祛銀鼠襪美人來行瓊車續花戶油牕通曉旭

回寒燠梅花一夜開金屋

圭齋集

遼俗

至日帝御天祥殿北南臣僚常服入朝依位賜坐

契丹南面漢人北面分朋行闔或五或七籌賜膳及茶

若帝得闈臣僚進酒訖以次賜酒

遼史

十一月人家墻戶藏花木于窖食免羨女子嫁者多歸

寧為母浣濯曰報娘恩琢石如彈丸置于地童子以足

送之前後交擊為勝始擊羯鼓鼓用鐵為圍單皮覆之

每十人五人聚擊女子亦然

北京歲華記

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十一月都人居煖閣吳中雪紙

明如堊錦帳蒙家深夜酌金雞喔東家撒雪西家噉

纖指柔長宮線弱陽回九九官米

圭齋集

薄都人樂宮家喜受新年朔

圭齋集

歲十二月下旬於西鎮國寺內墻下灑掃平地束稗草

為人形一為狗一剪雜色綵段為之膠胃選達官世家

之貴重者交射之至糜爛以羊酒祭焉祭畢帝后及太

子嬪妃并射者各解所服衣俾蒙古王親視讚讚畢遂以與之名曰脫災國俗謂之射草狗元史

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民間亦作臘八粥以米果雜成之品多者為勝此蓋循宋時故事然之時臘八乃十月

八日也燕都游覽志

臘月束梅于盎匿地下五尺許更深三尺用馬通燃火使地微溫梅漸放白用紙籠之鬻于市小桃郁李迎春

皆然餽遺尚鮮果羯鼓聲益喧曰迎年鼓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往來交謁曰別歲焚香于戶外曰

天香凡三日止帖宜春字小兒女寫好字北京歲華記歐陽原功漁家傲詞十二月都人供暖筵宮中障面

霜風獵甲第藏鈞環侍妾紅袖壓咲歌聲送金蕉葉倦客玉堂寒正怯曉洮金井冰生鬣凍合竈觚飴一

標吳霜鑷換年懶寫宜春帖 圭齋集

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鵲號海東青打鷹四月五月打麋鹿

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于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使遠錄

金源之制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月之間群臣一進起居表潛溪集

按春水秋山疑無定所春漁于水則謂之春水秋獵于山則謂之秋山云爾

物產

幽州其利魚鹽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周禮

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周禮鄭康成注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毛詩

貔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縠方言

幽都之山上有元鳥元蛇元豹元虎元狐蓬尾山海經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爾雅

燕之角材之美者也考工記

陳琳武庫賦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壓幹通肌暢骨直

矢輕弦當鋒推決貫遐洞堅賦苑

江統弧矢銘幽都筋角會稽竹矢易以獲隼詩以殪

兕太平御覽

有魚鹽棗栗之饒史記

陽泉州有鐵後漢書

幽州范陽貢綾檀州人漉薊州鹿角膠唐六典

范陽郡土貢綾綿角弓人漉栗密雲郡土貢人漉麝香

漁陽郡土貢白膠唐書

幽州土產綿絹人漉瓜子貢范陽綾朔州土產絲綿絹

涿州土產綾薊州土產鹿角膠人漉遠志白木檀州土

貢安東府人漉又銀錫二穴密雲郡都管又有水精是

寶出昌平縣太平寰宇記

霸州信安軍保定軍土貢各絹一十匹九域志

按范陽之綾貢于唐宋霸州亦產絲絹元於

涿州設錦局織染提舉司不知何時遂休其

蠶織也

代宗以御馬九花蚪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范陽郡

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寸毛拳如麟身被五花紋
故曰九花蚪杜陽雜編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之西陽雜俎

大興縣產金銀銅鐵藥產滑石半夏蒼朮代赭石白龍
骨薄荷五味子白牽牛金史

山林川澤之產元興因土人呈獻而定其歲入之課產
金之所在腹裏曰檀州銀之所在腹裏曰大都銀在大
都者至元十一年聽王庭壁於檀州奉先等洞採之十
五年令關世顯等於薊州豐山採之珠在大都者元貞
元年聽民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元史食貨志
順天府上產豐潤寶坻鹽遵化鐵宛平琉璃房山石炭
又密雲出藁本香寶坻出銀魚遵化出綿梨宛平西北

齋堂村出畫眉石明一統志

元於燕北燕南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
扇煉人戶三萬有餘歲扇課鐵一千六百餘萬秋澗集

正統元年十一月復遵化縣舊鐵冶治自永樂間開設
上即位詔書停罷至是行在工部奏復之英宗實錄

正統初上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于遵化不必江南
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冶雖廢而遵
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暇老齋雜記

檀州大峪錐山有鐵礦至元十三年立四冶三十五年
罷檀州淘金戶明時亦嘗開採後封閉焉昌平山水記

遵化鐵鑪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
右各一尺六寸前闕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

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砂爲本石子爲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鐵日可四次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畧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爲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砂始銷成鐵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其鑪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春明夢餘錄

燕山多嬰石似玉有符采嬰帶所謂燕石也山海經注宋之愚人得燕石歸而藏之以爲寶關子

燕山石出水中名奪玉瑩白而溫潤土人琢爲器頗似真玉石譜

京師北二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塔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鑿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卽此耶五雜俎

凡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黝望皆取于順義西北諸山昌平山水記

宛平西齊堂村產石黑色而性不堅磨之如墨金時宮人多以畫眉名曰眉石亦曰黛石燕山叢錄

包金土色微黃中帶金星用以泥祠殿壁出紅石口昌平州志

玉田縣南有溫泉盛夏之間暖氣如霧有砂隨水而出色白而細磨治金玉能令光瑩吳下玉工皆購此砂爲用燕山叢錄

京師佳果梨五紫梨青梨白梨大谷梨沙梨棗五纓絡

棗賽梨棗合兒棗無核棗西王母棗密雲棗栗三霜前
栗盤古栗鷹爪栗桃入紅桃白銀桃小桃蟠桃合桃酒
紅桃霜下桃肅寧八月桃李五紫李綠李黃李麝香李
盤山李柰二紫柰綠柰杏二紫杏黃杏客燕雜記
慕容雋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者不識雋曰此詩
所謂甘棠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
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將有赫赫之慶
于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
爲大夫群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
上甘棠頌十六國春秋
燕地蘋婆果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佛書所謂
蘋安華言相思也 采蘭雜志

曾榮詩異果曾因釋老知喜看嘉實出京師芳艸絕
勝仙林杏甘脆全過大谷梨炎帝遺書慙未錄長卿
多病獨相宜由來南土無人識那得靈根此處移巢
曉集

按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
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爾雅杜赤棠
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
爲棠時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
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
澁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
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
卽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卽沙棠呼檳子

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梨者以花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爾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微酸不及朱櫻之甘碩也因樹屋書影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或云卽是也金囊又譌為檳榔遂以文官果為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五雜俎

杏仁皆味苦有一種甘者謂之巴旦杏或謂之八達杏長安客話

綿梨出遵化之石門懋然居士集

耶律楚材和陳秀玉綿梨詩石門九月西風高綿梨萬樹金垂梢清谿千甲攜贈我藤筐乍發香盈包縹

葉紫條生拔俗夜光安可同魚目文園消渴正難禁

齒嚼寒水劇香玉同上

榛出北山黃花鎮者良昌平州志

固安之栗天下稱之為御栗因有栗園括地志

五方皆有栗惟漁陽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栗園在固安縣界北魏孝昌三年上谷賊杜維周遣其黨曹紇真掠薊南幽州刺史常景遣將于榮擊破之於栗園是也方輿紀要

左太冲魏都賦信都之棗故安之栗注云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按水經注云汝南有栗園其栗殊小不並固安之實矣名勝志

遂於南京置栗園司蕭韓家奴為右通造典南京栗園是也元昌平縣亦有栗園徹里傳戰于昌平栗園殺二人是也蘇秦謂燕民雖不耕作而足于棗栗唐時范陽以為土貢今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飭拌雜石子爆之栗比南中差小而味頗甘以御栗名正不以大為貴也

津日記

密雲產棗小者佳

縣志

黃淳耀賣棗兒行燕山棗樹深棗生纂纂懸赤心懸赤心人不喜謂言南方棗如瓜仙種傳來勝於此市兒狡僧生大貪即將北棗呼為南剝皮脫核開生面北人得棗皆稱善賣棗兒謂言爾黠爾更癡安得終身挾詐不使旁人知

陶菴集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

詩草不鳥歌

松繖產盤山土人目為紫磨菇

盤山志

雞頭北燕謂之濩

方言

天壇生龍鬚菜清明後都人以鬻于市其莖食之甚脆

析津日記

齏似燕奠延蔓生菜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齏卷耳幽州人呼爵耳芣苢幽州人謂之牛舌草葑幽州人或謂之芥菲似菘莖麤葉厚而長有毛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菹幽州人謂之燕菹其根正白可着熱灰中溫噉之菴蘭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菜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齏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蘇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

下傳聞

卷二十八

五

幽州人謂之烏服遂似蘆葍而莖赤可瀹為茹滑而美
幽州人謂之遂苕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
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詩草木鳥獸蟲
魚蔬

山藥產采育者甘美特異他處析津日記

茅地經冬燒去枝梗至春取土中餘根白如玉者搗汁
煎之至甘可為洗心糖幽燕紀異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葢富室地窖火坑中所成貧
民不能辦也今大內進御每以非時之物為珍元旦有
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
它花果無時無之葢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
即枯死葢其氣為火所傷故也五雜俎

牡丹近數曹亭北地則大房山僧多種之其色有天紅
淺綠江南所無也淶水亭雜識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
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花計其工力一本至數十金
此以難得為貴耳其實不時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
北方花木過九月霜降後即掘坑塹深四尺寘花其中
周以草秸而密壅之春分乃發不然即槁死矣南方攜
入北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一
存矣五雜俎

京師北山鳥有紅雅沙雞文雉半翅獸有虎豹奇狸狼
野干白駁豪猪兔麇蘇丘集

鷹有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三斤以上四斤以下便兔生

房山白楊假樹上向范陽中山飛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虎生徐無及東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黑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者章武飛白皂鷗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漠北所在皆有生枯栢樹上便鳥向雲丘中山范陽章武飛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白楊樹上細斑者快向靈丘山范陽飛西陽雜俎

鷓鴣褐色昌平北山有之爾雅釋鳥云鷓鴣二雉是也今土人呼曰沙雞亦呼半翅或曰卽突厥雀唐書車鼻未叛鳴鷓羣飛入塞史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寇必至爾雅名以寇雉疑古卽有此占矣片城小志鷓鴣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爲鳥愁急羣飛出

九方沙漠地爾雅郭璞注

北燕朝鮮列水之間謂伏雞曰抱爵子及雉雞皆謂之鷲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尸鳩謂之鴟鴞戴勝謂之鷲方言

桃雀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匠禽經睢鳩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謂之鷲雛一名鷲鳩幽州人謂之鷲鷲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鷲鷲鷲幽州人謂之鷲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漁陽以猪爲貍纂文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

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
禮鼠拱而立者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
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為玉
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霏雪錄

黃鼠足短善走極肥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昌平
州志

黃花鎮有鼠色如鼯而毛淺初冬撥榛實貯穴中為岐
洞貯之多至二三斗美好倍於人所收者土人每掘取
之鼠失榛乃槁死樹上纍纍相望鎮將哀而禁之不能
止昌平山水記

刁約使契丹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驢行三匹
製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

賀跋支如執房閣匹製小木罍以色倭木為之如黃漆
貔狸如鼠而大契丹以為珍膳古今語話

灑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
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
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
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地張浮
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罍置之食物之鼎
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曠甚
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續墨刻揮犀載刁約使契丹詩
所云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若狍而脆契丹以為
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留獾狸之
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齊東

按刁約詩所云貔狸疑即黃鼠也

蝙蝠北燕謂之蠟蠹蜚易北燕謂之祝蜒蚰蚘北燕謂之蛆蛄馬蚊北燕謂之蛆蝶此蟬燕謂之蛾蚌蠶燕趙之間謂之蠟螭其小者謂之蠟螭龜鼈北燕朝鮮列水之間謂之蠟螭方言

蠶斯幽州人謂之春箕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有聲幽州人謂之蒲錯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如驚是也詩草木鳥獸蟲

魚疏

蠟蛸亦名長脚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

之親客蠶幽州謂之蠟蟪燕謂之蟻蚨或名之蜒蛛同

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鯽似魴厚而頭大幽州人謂之鴉鷓或謂之胡鱮同上

涿水有魚重唇甘池有魚一目析津日記

寶坻銀魚都下所珍北人稱為麪條魚形似東吳鱸殘而倍大出海中蛤山下秋深霜降上溫泉產子映日望之波浪皆成銀色人每候其至網之燕山叢錄

寶坻銀魚霜降後自海中蛤山出逆流北上薊州溫泉下育子其色瑩白如銀寶坻縣志

高承埏食銀魚作一束水參出水痕蘆臺霜信蛤山根只愁糝附油蒸慣食法監厨試細論稽古堂集

豐潤海出螺大者如斗其殼可以代甌小者如拳殼可製杯土人謂小者為贏

燕山叢錄

房山縣有石窩稻色白粒稠味極香美以為飯雖盛暑

經數宿不餿

同上

西山大石窩所收米最稱嘉美

潞水谷譚

燕山酒頗佳館宴所餉極醇厚名金瀾蓋用金瀾水以釀之者

北轅錄

京師有薏酒用薏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輩所從遊

果此物耶

五雜俎

薊州薏苡仁酒周氏第一成氏次之三屯營所造更勝

清冽秀美有出色香味之表者

鳳洲筆記

京市都城舊日如勾欄衚衕何闔門家布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党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薏酒順城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鶴家香帝王廟街刁家丸藥皆著名一時起家鉅萬至抄手衚衕辛家專煮豬頭肉而宮禁外而勳戚皆知其名薊鎮將帥置走馬傳致亦見當時太平勝槩

燕巖紀聞

刑部街田家溫麪得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

舊京遺事

程敏政傅家麪食行傳家麪食天下工製法來自東山東美如甘酥色瑩雪一出入口心神融旁人未許窺灸釜素手每自開蒸籠侯鯖尚食固多品此味或

恐無專功并洛人家亦精辦歛手未敢來爭雄主人
官屬司徒公好客往往尊壘同我雖北人本南產饑
腸不受餅餌克惟到君家不須勸大嚼頗懼冰盤空
膝前新生兩小童大者已解呼乃翁願君飭餽常如
豐待我醉攜雙袖中

筆墩集

日下舊聞卷三十八終

日下舊聞卷三十八補遺

風俗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陳守而不走吳子
燕人少思慮多輕薄地使之然也輕死急人俗使之然
也禮書

京師婦女嫁外方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
臨娶以醜者易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
去者名曰孛殃兒菽園雜記

燕城元日以阡張供祖考之前三日後撤而焚之佛前
則供以果麪阡張至元宵後乃焚之阡張者鑿紙爲條
與冥錢同類正月十日至十六日結燈者各持所有貨
于東安門外名曰燈市價有至千金白商賈轉集技藝

畢陳冠蓋相屬男婦交錯市樓賃價騰湧十四日夜試燈十五正燈十六罷燈

宛署雜紀

燕都燈市十四日羣兒牽繩爲圓城空其中方丈城中兩兒輪以帕蒙目一兒持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聽聲猜摸以巧遇奪魚爲勝則拳擊執魚者出之城外而代之執魚又輪一兒入摸之名曰摸瞎魚至十六日小兒羣集市中爲戲首以一人爲鬼繫繩其腰羣兒共牽之相去丈餘輪次躍而前急擊一拳以去名曰打鬼若爲繫者所執謂爲被鬼執悶然共笑捉以代繫者名曰替鬼又有以長繩丈許兩兒對牽飛擺不定令難凝視若百索然其實一索也羣兒乘其動時輪跳其上以能過者爲勝否或爲索所絆聽掌繩者以

繩擊之示罰名曰跳百索其夜婦女羣遊祈免灾咎前一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橋處三五相率以過謂之度厄

同上

鍍泥錢跳白索轉紙風車蹋石毬鞭陀羅擊太平鼓放空鐘京師小兒雜戲也

浮山集

燕京風俗元夜婦女競往前門摸釘爲戲相傳識宜男也

陳檢詩集

燕城烟火諸製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連聲者曰三汲浪不響不起旋遶地上者曰地老鼠築打有虛實分兩有多寡有花草人物等形者花兒名百餘種別以泥函者曰砂礪兒以紙函者曰花筒以筐函曰花盆統名曰烟火勳戚家有集百巧爲一架分

四門次第傳藝通宵以為樂

宛署雜紀

孟浩然薊門看燈詩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然

襄陽集

都人呼二月二日為龍擡頭鄉民用灰自門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繞水缸呼為引龍迴

宛署雜紀

清明日各宮安鞦韆架

舊史

三月二十八日燕京祭嶽廟民間集眾為香會有為首者掌之盛設鼓樂旗幟戴甲馬羣迎神以甘男如有跪拜而行者名曰拜香

宛署雜紀

四月八日燕京高粱橋碧霞元君廟俗傳是日神降傾城婦女往乞靈祈生子湖景玉泉碧雲香山遊人相接又傍近有地名秋坡都中伎女競往逐焉俗云趕秋

坡同上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為女兒節

同上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于前一人馳騎出呈藝于馬上或上或下或左右騰擲趨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衣蕃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塲俗名曰走鱣觀畢賜宴而回

疆識畧

識小編

都人以五日遊為耍青十日遊為送青柳堂遺集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采絲穿九孔鍼先完者為得巧遲完者謂之輪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

元掖庭記

七夕各宮供像生牛郎織女從人麒麟象羚羊海馬獅子獬豸兔海味糖果糖菜俱用白糖澆成光祿寺志

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鍼浮之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綫摘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宛署雜紀

七月十五日燕城鄉民芻黍苗麻粟苗連根及土縛豎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麩果呼為祭麻穀月令廣義

燕都士庶中秋餽遺月餅西瓜之屬名看月會同上燕市賣鞦人以十月一日為鞦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宛署雜紀

京師最重冬節不問貴賤賀者奔走往來家置一簿題

名滿幅自正統巳巳之變此禮頓廢孤樹哀評

陸鈇午門臘八日賜食次文徵仲韻詩漢宮臘日千官會爛熳朱筵傍紫墀浴佛競傳南土俗賜酺初展上方儀瑤堦霽雪輝金仗太液寒雲凍玉卮近侍恩波知爾共還家須擬少陵詩少石集

燕俗圖竈神餃于木以紙印之曰竈馬士民競鬻以臘月二十四日焚之為送竈上天別具小糖餅奉竈君具黑豆寸草為秣馬具合家少長羅拜祝曰辛甘臭辣竈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為迎竈月令廣義

都下寺院每用歲除鍛磨是日作鍛磨齋僧園逸記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

上語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
童經自云對天童豈可稱我于是凡稱我者皆改爲小
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
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
之于經是可笑也

錢氏私語

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歲則
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爲也

朔紀

江隣幾雜志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沈
存中筆談信安滄景之間挽車者衣韋袴冬月作小坐
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今京師在處有之一人挽行滑
如帆駛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攜都籃
酒具鋪羅踰其上轟飲水凌中亦足樂也

倚晴閣雜抄

京師編民男女之末年者因事而出多爲姦民所攘女
脅爲婢子壓爲奴否則載至遐徼殊域若滄海若朔漠
易羊馬牛駝以規利幸而敗者常少不幸而轉市互鬻
使其父子昆弟妻女死生不相聞者比比有焉

歸田類

大明門左右日日市曰朝前市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
市曰燈市東華門內月三日市曰內市今移張燈市矣
猶稱內市也正陽橋日昃市曰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
二十五日日市曰廟市

帝京景物畧

都城市肆初開必盛張鼓樂戶結綵繒賀者持果核堆
盤圍以屏風祀神正陽門東西街招牌有高三丈餘者
泥金殺粉或以斑竹鑲之又或鏤刻金牛白羊黑驢諸

形象以為標識酒肆則橫扁連楹其餘或懸木罌或懸
公蓋綴以流蘇挾有浪之真先事無名之費甚無謂也
李園寄所寄錄

天下有九福京都屏帷幅也紫桃軒雜綴

燕俗謂陰雨為酒色天帝京景物畧

京師冬月既以紙糊廳格間用琉璃片畫作花草人物
款之由室中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而觀則無所見此歐
陽楚公寸二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油廳也蓋元時習
俗已尚之蕤敏詞集

村夫子誨人子弟必其父兄造請而後教之無榜門招
致人之理獨京師學究大書其門曰秋爽擇日來學則
共百工之肆大非童蒙求我之義說臆

故事自冬至後至立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
頭腦酒明典故紀聞

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
莫知所自流俗可笑露書

京師喪禮殯不踰時殯三日具祭墓所曰煖墓亦禮虞
祭遺意也順天府志

故事五月五日太醫院官具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蝦
蟬取蟾酥以刺其兩眉蟾多死吾鄉朱公儒為院使
俾兩眉止刺其一蟾雖被刺得活後遂因之問史撥遺

冬至日人家畫素梅一枝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
盡而九九畢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帝京景物畧

京尹迎春自春場入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諸

生昇入朝進上同上

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稻作棚周懸雜燈

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久迷

不出曰黃河九曲燈同上

燈市惟內臣秉筆朝臣閣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

罰幕蓋帷遺意同上

立夏日啟冰賜文武大臣編氓賣者手二銅盞盞之其

聲磕磕曰冰盞同上

十月朔日紙坊剪紙五色作男女衣長尺有咫曰寒衣

有疏印緘識其姓字輩行如寄書然家家修具夜奠呼

而焚之其門曰送寒衣新喪則以白紙為之送者皆哭

同上

京師人呼巷為術術世以為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

食囂鳥可以止術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

已痔術獨術字未經見疑羅

此田謹按術術二字元人有以此人詩者

字載在說文收于廣韻兼平去二音初非俗

字也

今京師勾欄中諠語謂給人者曰黃六余初不解其義

後閱一小說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故詐騙

人者指為黃六也疑羅

元宋正獻公本至治集中有驢牽船賦今京東五牌剝

運船多用之雅坪散錄

京師風俗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

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燂熅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名信臣為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嘗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即進牡丹亦是此法然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益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相半也疑

燕俗薄骨肉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銳以燕遊為乍致以飲博為本業家無澹石而飲食服御擬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甚則遺骸未收枵腹齋鼓飯僧動費百十貧家亦強為之風會之趨人情之返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變猶江河其流殆益甚焉順天府舊志

今人稱謂做縣做郡做省坊于左傳做邑謙詞也惟京師至尊所在不敢稱做字遵

都中惡少年狡獪百端聞明季玉河橋有身蒙驢皮黑面利爪夜嚇行旅而謀其財者相傳謂為真鬼既而事露伏法又有於先農壇北昏夜兩人相接為長人葛巾木棉袍見者以為魍魎靡不驚仆因取其衣資并以土塞人口耳鼻中如此者歲餘一夕暗中有人質質而來兩人相接而立其人亦漸長反過其頂則真魍魎也隨以足踢兩人一殞于地一氣息尚存為人言其事云查

踏青木清明故事獨燕京以五月五日游天壇松林高梁橋柳林滿井藤陰結伴携觴者甚眾近咸集于金魚

池上他處皆闐寂矣

詠歸錄

京師僧俗念佛號者輒以豆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撒以鹽邀人于路請食之以爲結緣也

陳志

都中遺老述萬曆間西山戒壇四月游女之盛鉅車不絕茶棚酒肆相接于路至有挾妓入寺者一無名子嘲以詩云高下山頭起佛龕往來米汁雜魚籃不因說淡堅持戒那得觀音處處參

辛齋詩話

五刑宮次于大辟肉刑既除暴剝荆承革矣惟京畿民間生子每私自鬪割何其忍哉吾鄉高工部承埏知寶坻縣事下車禁私鬪甚力終其任縣民無敢犯者洵美政也

夜詩

燕地苦寒寢者不以牀以炕室無東西南北炕必近前榮貧家一壓衾枕之外即街巷婦人安坐炕上市販者至湯餅肴軟傳食于牕牖中或竟日不作展展之炊也

薊丘雜抄

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朱子注引禮君視疾南牖北牖之義殊屬苦心以予觀于燕齊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牕牖疑古亦然則問疾者不入戶自牖執手特常事爾不用辭費詮釋也

羣經別解

黃尊素長安竹枝詞作婦由來不費辭不煩井曰不煩炊火燒涼粥牀邊買到晚數錢酒一甌

忠端公集

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一喪車或至百人舁之銘旌有高五丈者纏之以帛費百餘匹其餘香亭幡蓋儀從

之屬往往越分又紙糊方相長亦數丈紙房累數十間
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于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
百戲于道尤屬悖禮荀丘雜抄

王惲論中都喪祭禮事狀切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
見中都風俗薄惡於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
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敗
俗傷化無重於此理合禁止以厚薄俗又無問貴賤
多破錢物市一切紙作房室侍從車馬等儀物不惟
生者虛費於死者寔無所益亦乞一就禁止烏臺筆

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特長柄荷葉然燈其中繞街
而走青光熒熒若燐火然陝志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投膏燭呼楊
取一方木覆之隨窾以出環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
着油着楊咲起曰吾避汝燕城闕前晌午市合更忙狂
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着油着人即開避故鼠亦云云
聞者為笑玉堂嘉話

京師舊俗歲終廿四日謂諸神上界其夜家人設祭遣
奠致詞且有過惡楊善之囑秋澗集

王惲詩五祀開三代人開閱歲華交更同選調遣奠
且飭茶天澗神驂馭燈清喜結花逢新如有問萬一
善相誇同上

一人生子往往闕割觀為中官有非分之福或投為軍
或資緣入厰衛牙白鞞刺事又或十五結黨橫行街市

間號爲闖將其游手不自給者日日開的見遇人移居
賃運家具而長班一項尤多見士子入京進取輒隨之
釋褐後往來挾刺交謁匪惟熟識縉紳邸舍并嫻習各
衙門相見儀以是仕者使之然門生屬吏修謁必饜其
欲而後許之入見始進者未嘗不以爲憾及爲達官居
妾路則每倚之爲耳目腹心矣迨崇禎甲申都城一破
士大夫雖至不肖未必盡甘心從賊其如長班爭先具
職名投僞政府并各言所居之地於是按名而索降者
授官未降者刑辱見任候補諸員無一得免者矣白匪

黃尊素長安竹枝詞四民到此盡無分半作長班半
作軍隣媼生兒齊下祝他年跟得一官員
忠端公集

杜子美詩媛老須燕玉留青日札燕玉謂燕趙美婦人
如玉也 批言云思得媛玉之杯也 藝林彙考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杜詩媛老須燕玉黃平
倩太史贈范遷有云燕玉從教解舉雛 說楮

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于晉太
元中弘治末京師婦人悉反戴之殆非佳兆 儼山集

今京師凡孟春之月兒女多剪采爲花或草蟲之類揮
首日鬧嚷嚷卽古所謂鬧裝也嚷與裝音相近故訛也

唐白居易詩貴王冠浮動親王響鬧裝是已 余氏辨林

火葬倡于釋氏末俗因之焚屍之慘行路且不忍見况
人孤人弟乎燕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之柩堆若丘
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高處剪紙爲

旗縛之於臂此尤不仁之甚矣或謂火化俗釀自元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屍之禁具載典章論世者未之考爾西神牒說

京師相傳有十可咲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鎗營繕司作塲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戴斗夜談

唐詩詠少年子有云樓下劫商樓上醉又云白晝殺人都市中初讀之以爲過觀於京師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奪居者行者相視而不敢救是則祁城習染易地皆然安得趙張王尹諸公一一以重沓繩之使粟果惡少年交歛迹也寄園寄所奇錄

正統間北京滿城忽唱妻上夫墳曲有旨令五城兵馬禁捕不止明年朝廷有北轅之厄軍沒甚衆京城哭聲震天始驗其事亦氣數之先兆也暖姝由筆

京城端午貴賤人等必買新蒲鞋穿之過節歲以爲常同上

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縣所貢戒菴心筆

朝廷每年四月八日賜百官午門外食不落筴曹御史弘云是麪食也醫官張天民云卽今之粽子同上

端午賜京官宮扇竹骨紙面俱畫翎毛不工綵絲一條五色線編者鬚頭作虎形綵仗二根長丈許五色線纏艾虎紙二幅方尺許俱畫虎并諸毒蟲同上

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于
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富園雜記

京師八月秋社各以社餠社酒相饋送貴戚宮院多切
肉和蔬果鋪于飯上謂之社飯人家婦女皆歸外家媿

舅輒以新葫蘆貽之云官外甥自得語

京師擔水人皆係山西客戶雖詩禮之家擔水人皆得
窺其室是以遇選宮人大興宛平兩縣拘水戶報名定

籍莫得匿焉舊京遺事

李紳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畫鼓拖環錦臂攘今京師
迎年鼓製施兩銅環以手擎之高下環聲索索鼓聲相

間疑卽其遺製也西神雜說

燕平田畜而事蠶史記貨殖傳

婦人勻面古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

錄神女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檢異作額間

黃唐温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又黃印額山為塵

又詞藻黃無限當山額牛嶠詞額黃侵賦髮此額粧也

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温詩柳風吹盡眉間黃張

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粧也段氏酉陽雜俎所載

有黃星靨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娘而塗黃

謂為佛粧温詞臉上金霞細又粉心黃藥花靨宋彭汝

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此則面粧也

西神雜說

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南人

見怪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粧鄱陽集

地上元節用烏金紙剪成飛蛾以猪鬃尖分披片紙貼之或五或七下縛一處以鍼作柄婦女戴之名曰鬧蛾兒此古之遺俗也陳譚

立春日啖春餅謂之咬春立春後出游謂之討春陳檢

京師臘月河水結時水面多設冰床往來絡繹以供行客其捷如飛較之坐騎乘車遠勝多矣同上

元靜修先生過易亭詩云萬里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自遼金易臺今順天所屬地也太宗皇帝相都其處以控要害燕趙河山鈎距盤固百七十年來衣冠文物之化煥然盛備舊習已移其未純者冶容狎悍之俗爾夢蕉詩話

物產

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覲貢白玉簫管數百陳于梨園樂書

薊州產褐黃石硯理麤發黑不滲顏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漫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不燥釋史彙編

安息香都中有數種統名安息其最佳者劉鶴所製月麟聚仙沉速三品百花香卽下矣龍挂香有黃黑二種黑者價高惟內府者佳劉鶴所製亦可芙蓉香煖閣香亦劉鶴所製龍樓香萬春香內府者佳甜香惟宣德年製清遠味幽鐔黑如漆白底上有燒造年月每鐔一斤有錫蓋者方真黑香餅亦以劉鶴製者為上前門外李

家印各色花巧者亦妙東院王鎮所製黃香餅黑沈色
無花紋者亦佳線香則數前門外李家每束價直一分
又有以檀香入菩提子中孔着眼引繩謂之灌香數珠
京師有人能爲之亦絕技也考繫餘事

萬曆間恭順侯家香最良寶顏堂筆記

京師無筍以蘆牙爲筍按杜詩渚秀蘆筍短又云泥筍
苞初荻又云春飯兼苞蘆注苞蘆蘆筍也則唐時已尙
之排閱錄

大房山有草葉初生類椿芽微了白毛上方山僧摘以
為蔬食之甚腴日爲菊頭菜吳室記

人菱有生幽州檀州者爲藥無效茶經
豐臺種花人都中目爲花兒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

日以車載雜花至槐樹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紅者
杏有千葉者索價如浮十倍日映則雖不得善價亦售
矣桃花白者見于詩人吟詠絕少紅梨則歐陽永叔有
詩所云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君心好奇是也楊廷
秀杏花詩于中更有紅千葉且道化工奇不奇斯亦上
苑之異種矣聞百花陀所產更異雙崖一澗下上皆花
村民多有不知其名者惜無荷擔者載之入市也六街
花事

馬祖常謝杏子詩杏子黃金色筠籠出薊丘味甘醒
午寢可是督詩郵石川集

荷包牡丹草本一名朝鮮牡丹花似僧鞞菊而深紫色
其以牡丹名者因其葉相類也京師槐樹斜街慈仁寺

藥王廟花市恒有之六街花事

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唐開元中教習舞馬曲盡其態杜甫詩舞馬解登牀陸龜蒙詩月窟龍孫四百蹄騎驤輕步應金鞞皆紀其實也鄭嵎津陽門詩云幽州曉進供奉馬玉珂寶勒黃金羈又云馬知舞徹下牀榻人惜曲終更羽衣然則舞馬產于幽州者為多也說應塞外以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舞馬于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于榻上樂工數十人立于前後左右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而姿白美秀者明皇雜錄舞馬本純綺而被鈴鐸驤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

昔中音律安祿山將數匹以歸而私習之其後田承嗣代安有存者一旦于廐上聞鼓聲頓挫其舞廐人惡之舉箠以擊之其馬尚為怒未妍妙因更奮擊宛轉曲盡其態廐恐以告承嗣以為妖遂戮之而舞馬自此絕矣津陽門詩注

唐子西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視步不點泥按魏志陳思王上文帝表曰臣于武皇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倚覺寮雜記

徐積舞馬詩開元天子太平時夜舞朝歌意轉迷繡榻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纔敲畫鼓頭先奮不假金鞭勢自齊明日梨園翻舊曲范陽戈甲滿關

西節孝先生集

周震震讀天寶遺事詩太液華清汗祿兒從官千騎

鏡西馳君恩舊日深如海賴有郾盃舞馬知石初集

幽州之墟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

行不踐地名曰青鶴拾遺記

張能臣記天下酒名保定軍有知訓堂酒杏仁酒曲洧

舊聞

予憇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

旨賜金瀾酒二餅銀魚半魚二盤餅盤皆金銀為之升

龍交錯形製甚精古且并令留之古樂府曰月穆穆以

金波又曰洞庭秋月生湖心曾波萬頃如鎔金金瀾之

名其取諸此乎然金瀾者金運其將闌也銀魚長尺餘

南方者有大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或云可與牛

同價故名又燕中暑月於冰窖造御酒甚清冽使至嘗

被賜女真人多釀麩為酒醉則殺人盛饌以鴈粉為貴

以木枰貯之其瀋黑色以生葱蒜韭之屬置于上臭不

可近又俗重茶食阿姑打開國之初尤尚此品若中州

餅餌之類多至數十種用大盤累釘高數尺所至供客

賜宴亦用焉一種名金剛獨最大海陵集

周麟之金瀾酒詩金瀾酒皓月委波光入牖水臺避

暑壓瓊叟火坑敵寒揮玉斗追歡長是秉燭游日高

未放傳杯手生平飲血狐兔場釀麩為酒醴為裳猶

存故事設茶食金剛大錫胡麻香五辛盃枰鴈粉黑

豈解玉食羅雲漿南使來時北風冽冰山峩峩千里

雲休嗟北酒不辭人別有班觴下層闕或言此酒名
金滿金數欲盡天意闌醉魂未醒醖未覆會看骨肉
爭相殘一雙寶榼雲龍翥明日朝辭倒壺去只留餘
瀝爵昭臺帝鄉自有薔薇露同上

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
舊例也樞密糟其首歸獻于朝同館王龜齡目為魚頭
公聞金人甚貴此魚一尾之直與牛同老堂雜志

衛侯以百花露名酒多至百種大內每需之賴古堂集
霧露山樹有療癰如黑芝或元敬將軍製以為杯裏飾
白金以遺朝士諸公為作芝杯歌其實不雅且易蛙也
碣石叢譚

王逸荔支賦云北燕薦朔濱之巨栗庾肩吾謝東宮栗

啟云未若北燕巨實用奪榮枯似乎栗以大為貴然燕
人之論殊不爾也詠歸錄

曹子建艷歌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
葉自相當庾子山詩桑葉紛紛落薊門王介甫詩幽燕
桑葉暗川原葢幽薊古多樹桑此桑乾所以名河樓桑
所以名村也今則千里之內樹桑絕少矣北齋詩話

端拱二年六宅使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
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承矩又言宜因積潦蓄為
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
言河北州學多陂塘引水既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
私必大獲其利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
為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

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眾既種稻不成群議愈甚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宋史食貨志

元田謹按雄霸之間無處非水地最宜稻而北人不好食稻每云食之病熱然都城百萬戶羅太倉稻米者甚多未見其病安在習俗之不可移乎使做何黃之策行之誠足民之要術也

燕地苦寒惟草花異種最多江南委之水濱離外皆無

不釀豎蒸芳鮮奇炫目至有不能辨名者長安開元記

京師多海棠初以鐘鼓樓東張中貴宅二株為最嘉隆間數左安門外韋公寺萬曆中又尚解中貴宅所植高明區中允大相詩解家海棠帝苑邊開時車馬日喧闐是也今舊本俱無存矣輿志

東蓄色青黑粒如葵子語曰貸我東蓄償我白梁幽并皆有之廣志

稽含南方草木狀鹿葱有紅黃紫三種彥升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今京師有草花葉皆絕類萱春時葉布地經暑則朽及秋花發則葉已無存矣都人謂曰孤挺花花澹紫色疑即紫萱也六街花事

吾鄉稻熟時張羅以捕黃雀北則陶家莊南則馬家疇

所產獨肥喻物者比之披綿朵願者侈為珍饌京師則不然田雀以四月肥背有黃羽與江鄉純色者別而以江南食法制之亦甚腴美蓋江南黃雀所食者稻疑北地以食麥而肥也

小丹丘客談

霸州邊塘灤霜蟹當時不論錢也

春渚紀聞

宣銅鑪欵莫若彝乳鑪之口經三寸者其製百摺彝鑪乳鑪戟耳魚耳蜚蚰耳薰冠象鼻獸面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鬲判官耳雞腿卽扁鑪翻環六稜四方直脚鑪漏空桶鑪竹節分齒索耳等下也耳有別鑄磨治釘入分寸始合者其色彷彿宋燒斑者初年色也尚沿永樂鑪製蠟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澹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鑪色五等栗色帶皮色棠梨

色褐色而藏經紙色為最鑿金色者次本色為掩銅質也鑿腹以下曰湧祥雲鑿口以下曰覆祥雲雞皮色者覆手色跡如雞皮拂之實無跡火氣久而成也其欵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偽造者有施家北鑄蔡家蘇鑄甘家南鑄舊鑪偽欵者有永樂之燒斑彝景泰之化之獅頭彝後人偽鑿宣欵以重其價真鑪真欵而釘嵌者當年監造官每種成不敢鑄欵呈上准用方依欵鑄其製質特精流傳至後謂有欵易售取宣銅別器欵色配者鑿空嵌入其縫合在欵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覺有微痕爾相傳宣廟時佛殿災金銀銅像流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次則現殊光寶色異恒銅矣上曰煉十二次煉

已條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先滴則以鑄爐
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帝京景物畧

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有貢箋有綿料邊有宣德五
年造素馨紙印又有白箋洒金箋五色粉箋金花五色
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清欸為第一同上

漆器古有犀毗剔紅嵌金攢犀螺鈿國朝可傳剔剔紅
真漆剔紅宋多金銀為裏國朝以錫木為胎永樂中果
園廠製也同上

枕頂香印作枕板陰乾自大內出者旁有嘉靖年造填
以金字銘作扇牌等用甚香香乘

大都之鹽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
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元史食貨志

蝻蝦爾雅爾雅疏刻本誤食厖藝文類聚刻本誤食晚小化書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
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金亦用遼制也王
易燕北錄云牛魚背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

鱣魚也鱣鱣同然本草既有鱣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
海頭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鱣也馮道使契丹詩曰
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

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
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牛頭也漁繁露
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

戶白英十分取一為御史臺所察議得葡萄酒漿雖以

酒為名其實不用米麴難同醞造別酒一體辦課仍改
正三十分取一元典章

魏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鵠太和十七年正月幽州
獻白雉景明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鳥正始元年五月
幽州獻三足鳥延昌四年十二月幽州獻白雉正光元
年十月幽州獻白鳥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以獻
魏書靈徵志

皇慶元年上賜大都留守臣伯帖木兒白兔鶻一翎翮
皓潔白雪同皎至延祐元年毛羽變赤光采艷奕異于
尋常雖老子五坊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松雪齋集
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名中華古今
注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為畫眉裴秘林俊山
燕中西山黑石狀儼若英石而峭岬巉巖紋片皴裂過
之可作研山者頗多但石性鬆脆不受擊觸爾道生八
箋

古銅以褐色為上水銀黑漆鼎彝為次青綠者又次之
宣廟喜做褐色故宣銅此色為多宣銅小者如百指彝
爐乳爐雨雪點金片貼鑄戟耳彝爐石榴足者更佳赤
金霞片小元元爐象頭鬲爐五供養細腰橐盤滲金雙
螭箸架香合匙餅蟠螭鎮紙種極皆精大如鼎爐角端
獸爐方耳壺商從尊精美可翫其底識文用匾方印子
陽鑄大明宣德年製真書字畫完整印地光滑蠟色可
愛他如判官玉雞腿腳扁爐翻環六稜回鑄滲金番字

花餅四方直腳爐翻環元餅蓋鑿錢文漏空桶爐皆下
品也蓋宜鑄多用蠟茶漆金二色蠟茶以水銀浸擦入
肉薰洗爲之漆金以金鏤爲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
費不貲非民間可能彷彿也同上

大內洒金五色粉箋五色大簾紙洒金箋最細密有等
白牋堅厚如版兩面研光如玉潔白有印金花五色牋
紙又若磁青紙如段素堅韌可寶多用寫泥金字經有
等藍色者薄而不作同上

永樂年果園廠製盒漆朱三十六遍爲足時用錫胎木
胎雕以細錦者多底用黑漆鏤刻大明永樂年製宣德
時製同永樂而紅則鮮妍過之器底亦光黑漆刀刻大
明宣德年製六字以金屑填之同上

燕中榴花有千瓣白千瓣粉紅千瓣黃大紅者比他處
不同中心花瓣如起樓臺謂之重臺石榴同上

玫瑰花有二種其一種色黃出燕中花稍小于紫玫瑰
同上

見明謹按黃玫瑰京師日爲刺梅者是也

琉璃廠原爲燒殿瓦之用瓦有黃碧二種明代各廠俱
有內官司之如殿瓦之外所製一曰魚瓶貯紅魚雜翠
藻于中一曰琉璃片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煉成嵌入
墀戶一曰葫蘆小者寸許大或至徑尺其色紫者居多
一曰響葫蘆小兒口銜嘯吸成聲俗名倒掖氣一曰鐵
馬懸之簷以受風戛者也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有琥
珀流離師古注引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

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考北史魏太武時月
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有五色琉璃于是采石礦
中鑄之光澤美于西來者則是西域琉璃亦用石鑄非
自然生成者矣今廠中所鍊大約本月氏人遺法也
隋閣雜鈔

凡製琉璃先以琉璃為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
工石之在冶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之
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中空使口得為功
管之力也引之使長裁之使短拗之使屈突之使高抑
之使凹剪刀之力也凡為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處為
腰凡為魚甕先得口次得腔凡為響器先得下口後得
上口凡為燈碗先得圓球吸其下按其上斷其臍而坐

之上反為底下反為面凡為鼓瑞先得葫蘆旋燒其底
而凹流之以均其薄欲平而不平使微枉焉以隨氣之
動乃得鳴鼓瑞者響葫蘆也顏山雜紀
出藥土地檀州人參幽州人參蛇膽知母藥錄
燕人贈鯉方寸切其腴以嚼所貴山谷別集
燕之筆霜雪穎也勁而莫為屈勁者艱於如意手指既
搯致牽其臂而為用然不數日鋒方練布畫愈精秋澗
集

王惲贈筆工張進中言書藝與筆工兩者趣各異工
多不解書書不究筆製二事互相能萬穎率如志進
中本燕產茹筆鐘樓市雖出劉遠徒妙有宣城致我
藏一巨弗用久等筆敝授之使改作切屬鋒健鏡

治近月餘去索稱不易先生莫促迫致思容仔細中
書不中書安用從新繫場來欸見投入手知利器文
房三貴人刮目喜相視正緣兩資籍辦此揮灑校吾
錐兀不銛甘分置散地馳騁翰場又匪老人事不
辭來縛坐但愧簡拔意子正進中字來索詩一咲吐
吾喙走書豪穎辭遂擬俳為戲同上
雄霸武清等處俱係河泊戶鹵地面其間貧難人戶別
無營產止仰捕魚為生魚官劉古乃所管打魚人戶七
十六戶每年納魚二千餘頭烏臺筆補
范陽去都百里而遠土風宜麥與稻北齊臯建中平州
刺史稽曄建議開督亢舊陂歲收稻數十萬石北境賴
以周贍此其驗也同上

曰玉石產大石窩青砂石產馬鞍山牛欄山石徑山紫
石產馬鞍山豆渣石產白虎澗大石窩至京城一百四
十里馬鞍山至京城五十里牛欄山至京城一百五里
白虎澗至京城一百五里折方估價則營繕司之明
水軒日記

燕脂本燕國所出故名今人寫燕字加月甚有因旁加
月者失其本矣余氏辨林

燕古惟以函名迨元有神臂柱子之弓神鳳摺疊之弩
筋蹄翎根之鎧象掌躍圖之甲燕史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戒
菴漫筆

朝廷內用炭俱圓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磨光

外有麻路恐爆用礬糠火煨熟一筐三四十斤暖煉由

周時燕王進馬一形十影言其駿也殷文圭啟二首六
身英雄雅符于魯史一形十影遐程遂遶于燕山海錄

順天府西山與天壽山相接大雪初霽千峯萬壑積素
凝華若圖畫其石精巧人常以此克英石但色枯不甚

黑耳素國石

楊大年石硯詩云得自燕臺側然則燕石亦可作硯也

日下舊聞卷三十九

雜綴

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觀秦穆公以
遺燕相貝經

燕昭王好道仙人甘肅臣事之為王述昆臺登真之事
去嗜欲徹聲色無思無為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將
子乘虛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將降觀爾之所修示爾
以靈元之要後一年王母果至與王游燧林之下說炎
皇鑽火之術然綠桂膏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集王之
宮得圓丘珠砂結而為珮王登握日之臺得神鳥所銜
洞光之珠以消煩暑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宮而昭王徇
于攻取不能適甘肅澄靜之旨王母亦不復至仙傳拾

燕昭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
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 拾遺記

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升于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
鸞遶集其間 同上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命二
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
官橋而里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
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饗之王乃令膳夫烹
之夕見夢于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
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為魯之冲白燕相游
平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 符子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諧之王王繫之獄仰天哭夏
五月天為之下霜 淮南子

燕人長于楚老而還過晉同行者給晉之城指曰此燕
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給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
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曰若先
人墓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若乃晉
國爾其人慚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豕悲心
更微 列子 依太平御覽節本

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
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
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
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

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
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
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韓非子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李突至士在內中
妾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
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
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
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同上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
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
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夫說
國以治同上

荆軻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
荆軻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史記

秦舞陽者燕國人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
敢近視幼童傳

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
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
怒而面白惟荆軻者神勇也怒而色不變燕丹子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始
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
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史記

韓福者涿人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霍光秉政表顯
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誼最高徵至
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
事賜帛五十匹之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
不仕卒于家 高士傳

蓋延漁陽要陽人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東觀漢記

鄧訓將黎陽營兵屯漁陽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吏
皆戀慕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
至上谷遺訓 同上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
始盡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
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 神仙傳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于冬
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麇中之麇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
見道北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麇門中一鈴
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
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
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
已識父手跡卽歔歔不復辭便救內盧郎已來可使女
粧嚴旣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裝嚴畢崔語充可至
東廊旣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其拜時爲三日給食三
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
當留養救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
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

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襖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
援始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
電逝須臾至家毋見問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
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
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
兒以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
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
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歲今
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梳及詩忽不見充後乘
車入市賣梳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
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梳大家即崔氏親姊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

嫁少府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梳著棺中可說
得梳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悲咽齋還白母母即令
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
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
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
幹有名天下 搜神記

劉虞為幽州刺史常著氈裘

謝承後漢書

劉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
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
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
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上沉魏書
幽州歲不登人以棗榲為糧穀一石十萬錢公孫伯圭

開置屯田稍稍得給 漢末英雄記

陽球為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修理 續漢書

田疇九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悲吟疇卧于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曠子世急宜鼠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拾遺記

陶潛擬古詩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月古今何行 世尚復非戎間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

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陶徵士集

按魏志田疇字子泰而淵明集本皆作子春方孝孺田疇贊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有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驚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歎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貳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遜志齋集

劉虞見殺故常山相孫瓚掾張逸張噴等忌義奮發相與就虞罵公孫瓚極口然後同死 漢末英雄記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
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市四南北皆諸毛也
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
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
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三國志

簡雍涿郡人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譌耿為簡遂隨音變
之三國志注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晉書

太康九年幽州有天鼻行地三百餘步宋書五行志

高原漁陽雍奴人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

在薊中北史

石勒既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
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無終陽塔今平之之才勒方欲任
之裕乃微服潛遁晉書載記

周存字道名漁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之所在分
崩州郡隔異存冒難相求自河以北無不周徧復傳母
在昌黎燕之所統存投高祖客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失
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言未止存涕泗覆面尋聲而對
辭甚悲酸高祖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停暮不得母
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謝曰老母未審
存亡小弟無所依倚寢食不敢廢下心昔徐庶指方寸
以求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亮之高祖矜之聽去

燕書

李產字子儵范陽人仕于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眾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立功于時而反委質乎產泣曰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勢感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忼慨乃擢用之晉書載記佛圖澄嘗與石虎共升中臺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神僧傳

高商渤海人為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歿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容儁召見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

未有如商者也十六國春秋

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為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

日詣數百家別裴氏語林

羅騰字叔龍工書基獨步當時俄而北平樂初少攜出

與齊焉燕書

崔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元伯故魏初特重崔盧之書後魏書

東魏張亮與薛琚善琚夢亮于山上持絲寤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必為幽州牧乎後果如之三

國典畧

郭四朝者燕人苻秦時得道為玉臺執蓋郎洞仙傳

日下書局

卷三十九

八

燕人龐世為光祿勳奏察豪強苛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謠曰龐家巷車麟麟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絲性苛剋寡所親十六國春秋

盧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沉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

龍子北史

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齊

春秋

盧廣范陽涿人晉司空從事中郎謚之後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編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

有崔靈恩孫詳將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南史

范陽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景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當是才為世生北史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不足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嗣而哭別構精廬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鄰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同上

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大蒙恩遇

北史儒林傳

瞻京兆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嘲謔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牛子充衆推其機辨嘗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太倉牛張策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有才辨嘗謂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曠堯于崇山江南豈是勝地錄

尚書晉昌王唐邕問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爲寶徐州人以魚鹽爲寶及至玠邕曰知幽州人以何物爲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媿色

談數

突厥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文獻獨孤皇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

隋書

燕榮爲幽州總管性嚴酷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故將搨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捶如舊

同上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畧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因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同上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隋書五行志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鏃深不可出則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曰

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于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隋書嘉話

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客稟性龔險貞觀中忽遇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鬢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向幽州

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廻澤無人因即劫殺猝遇一老僧文宗懼事發覺揮刃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

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視之若生文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

口出一蠅直入文宗入悶因得火病歲餘而死真報拾遺

高宗朝以太原王氏北陽盧氏滎陽鄭氏清河博陵二

崔氏趙郡隴西二李一七姓其族望耻與諸姓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

夫家國史纂異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唐書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亂天象括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即依月餘有上封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治改令中為八方字後孝和即位果幽則天子上陽宮 朝野僉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于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上獻至元宗朝東平太

守始上之高適代為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于靜默精微道本馳騫元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一着矣 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五雜俎

李遐周者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天寶末祿山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未悟一旦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于所居壁上題詩數章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悉幽薊之眾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

巾縊之也其先見皆類此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戾虐遇五子曰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墓前母忽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

題詩贈張曰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

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

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

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

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本事詩

唐元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

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

看五月裏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集異志

唐師夜光薊門人少時傲睨尚浮學遂為僧居本郡

僅十年盡通內典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貪夜光之

學因與為友是時元宗好神仙釋氏窮索名僧方士而

夜光迫于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

十萬資其行且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必為明天子

首授沐浴恩渥可翹足而待然當是時必有擁篲子門

幸無忘半而舊夜光謝曰幸師厚貺得遂西上倘為

君之五品報師之惠矣夜光至長安因路九山公

主左右得以溫泉命內臣遮碩學僧十輩與方士議論

夜光在選演暢元奧揮疑義群僧無敢比者上奇其

辨詔賜銀印朱綬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金錢

繒綵以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

光聞以為收債于已甚不憚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既已
北歸月餘夜光恐其面即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
者惠達師至輦下誣公結完兵革將為逆謀人亦頗有
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積毀銷金不可不戒廷珪
驚怒即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來庭中
謂曰我以七十萬資汝西上奈何誣謗使我冤死何負
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
氏家僮咸見之後數日夜光卒宣室志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為同流所推作愍征
賦數十言時人以為庾子山哀江南之亞諫議大夫司
空圖為之注本事詩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為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

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感人不深帝然之嘗劉治道
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唐書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後唐末之亂也
藏英舉族數十口悉為賊孫居道所害時藏英年十六
僅以身免後逢孫居道於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為
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而不問以備牙職藏英後
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為關南都巡檢使使至則微服
攜鐵錘匿孫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噉
之遂擒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孫居道於前數其罪號
泣以鞭之斃其肉經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詣官首服
官為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為報讐張孝子悅生隨抄
劉雍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雖雞犬無遺時人

以爲姦雄

國史補

李叔詹識一范陽山人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
半年忽謂李曰某右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
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
滿之後水不耗具焉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
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爾經三日榻以禪絹四幅
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
苦詰之惟言善能禁采色不令沉散而已酉陽雜俎
幽州從事溫璉燕人也以儒學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
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橈于市者璉以爲鐵也遂數錢買
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以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皆
歡喜璉憫然曰非義之以安可寶遂訪賣主還之彼曰

某自不識鬻于市郎中厚加酬直非強買也不敢復收
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謝之璉終
不納遂施于僧寺冀祝璉之壽也當時罔不推服後官
至尚書侍郎卒劉氏耳目記

晉天福三年與契丹和欲遣輔相趙瑩桑維翰咸懼將
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卽遣人
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卽行北地寒甚契
丹賜道錦襖羊狐貂裘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夜宿館
中并覆三衾賦詩云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覆三衾怕露
頭叢苑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惟自乘跨每令二
人曉夕以專飼飲一日馬忽化爲婦人立于廐中左右

遠白張公公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馬每觀之必歎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馬遂奔躍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君廐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神奏于帝遂命還復爲人思往事如夢覺公大驚異安存于家經十餘載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不允婦人仰天號叫自撲忽復化爲馬突而出不知所之

瀟湘記

盧文進幽州人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箕却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南唐新書潘佑幽州人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

所罰也因吟詩云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祇因駒折

白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後果以三十六歲死南唐書

吳王遣使遺太祖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木沃之火愈熾太祖大喜卽選騎二萬欲攻幽州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太祖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耳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旬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太祖乃止契丹志

漢雲臺功臣二十八人寇恂子翼上谷昌平人蓋延巨卿漁陽要陽人王梁君山漁陽安陽人幽州居其三魏高允作徵士頌合三十一人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

元子真河內太守丁縵有唐爭燕勞元畧上黨太守高
邑侯廣審常陟公山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中書郎燕郡劉
遐彥鑒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
侯辯幽州居其八至于宋初五竇二宋二扈而外文則
趙普呂餘慶呂端邊歸黨趙上交劉載劇可久武則趙
贊劉廷讓高彥暉李懷忠田重進劉重進李瓊張暉馬
全義劉審瓊張藏英董遵誨燕之人才亦可謂盛矣
山旅語

太宗親征契丹御製詩有鑿與臨紫塞朔野凍雲飛之
句遂命何蒙進鑿與臨塞賦朔雲飛詩蒙得句云塞日
穿痕斷邊雪背影飛又云縹緲隨黃屋陰沉護御衣召

對嘉賞授贊善王壺清語

契丹既有幽薊及鴈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
劉氏昆弟其名曰二元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遇
三嘏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嘏攜嬖妾偕一子投
廣信軍情辭悲切自言僞主凶狠皆有所私久已離異
今秋契丹主逼令再合僞主必欲殺其妾與子故來歸
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契丹方西伐元昊幽薊已虛
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朝廷以誓約既久恐納之生釁
乃遣還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
械三嘏送契丹主帳前以其昆弟皆方委任遂貸三嘏
死使人監錮之儒林公議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

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作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詞名人月圓聞者揮涕容齋隨筆

汴梁宋時官殿凡樓觀棟宇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宮牕戶刻鏤工巧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此卽先兆也癸辛雜識

于眉曉聞耳金史

王啟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章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卽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使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叅政馬公宣徽盧公尚書郭公爲九老會中州集

趙質字景道遼相思温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游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所題詩諷詠久之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金史隱逸傳

武清張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金史孝友傳

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且以疾死
至暮須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見而喜見前三年
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尚書省奏此蓋假尸還魂
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生人競生詐偽黷亂
人倫止付孝善金史五行志

漁陽鮮于樞伯機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傍
名之曰支離叟名其齋曰困學又作霜鶴堂落成之日
會者凡十有二人楊子構趙明叔郭右之燕公楠高彥
敬李仲賓趙子昂子俊張師道石民瞻吳和之薩天錫
研北雜志

梁有字九思平章梁文節公之孫世居幽州之南城不
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奉母至孝天曆間奉勅河南

北錄金石刻於濟州得漢刻九通于泗水之中其錄金
石刻三萬餘通上進其副類爲二百卷曰支海英瀾又
修續列仙傳二十卷金臺集

今寧州學宮尚存漢碑五通當卽九思

得于泗水者也

攜李頤淵白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
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
慚恨而歸輟耕錄

燕人王鐸字振之嗜古成癖慕米元章爲人以賂求爲
襄陽令後果得之號王襄陽研北雜志

房山高克恭彥敬有二琴其一後題金儒鳴玉唐大中
五年處士金儒斲此琴其名鳴玉下刻高士談家寶藏

六字已爲人削去向存書跡琴乃宣和御府故物後歸于金高士談者金人以與宋通被殺故或者惡而去之其色赤如新栗殼斷文隱起如蛇虬奇物也其一三足鼎峙皆美玉咸通中張鉞斲欵用小篆精妙又有銘支漫漶不可識雲煙過雨錄

李仲賓在燕爲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爲大興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胸間憤悶若壓氣不甦醒心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瞠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啟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

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按臆眼而去至曉觀之其手拉臆處每臆眼皆圓竅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爲何怪也癸辛雜識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惟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幘博褐從容暇豫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清光歸而娛嬉非陌大駕出宮則僊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進中字子正善爲筆管以堅竹毫以馳鼠極精鏡宜書人爭售之淇上王仙呼上黨宋齊彥吳興趙子

昂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爲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延祐七年葬宛平縣岡村

文翰類選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資養姑以自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孑居以守夫祀旣江李宗列閔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不簪夢稟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輟耕錄

姚文公爲承旨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真真者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寧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寧坐盜用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倡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

曰汝無妻以此女配汝吾卽其父也貴裝皆出于公棣

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

負谷筆談

樊事真京師名伎也周仲宏叅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飲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樊以酒酹地曰妾若負君當劓一日謝君子仁何有權豪子來爲母所迫後周來京師樊曰非不保持卒爲勢豪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篋刺左目流血遍地好事者紀雜劇曰樊事真金篋刺目

青樓集

宛平李通知音善歌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瓊簫清而且潤名貫薊北又有王善甫俞允中俞景中靳士名梅景初皆宛平人劉彥達李時敬通州人王均佐遵化人

嘯餘譜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
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殺八得象油四十八大甕癸
辛雜識

昌平紅崖谷有茅菴修道者持行甚嚴深夜有美婦人
叩門求宿時天寒道人憐而納焉婦動以言道人不爲
亂移時婦腹痛產嬰兒于盆詰旦婦抱兒去道人惡盆
中汚穢諸澗誤染左手及視之五指皆金復視澗際泥
沙亦盡金色昌平州志

至元三年夏大都桑果葉皆有黃色龍文元史五行志
至元五年京師童謠云口雁望南飛馬札望北跳至正
十五年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
家此皆詩妖也同上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
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脊梁
白項至尾生逆毛一道又數日瘡亦平復輟耕錄
至正十一年京師齊化門東街一婦人生髭鬚長一尺
餘草木子

太宗在藩邸有風李秀者啟上某地貴不可言下寧
有可葬者乎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
下乳母誰與上曰死矣藁葬于其原秀請更葬上從之
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卽聖夫人墓人呼姆母墳
是已九朝野記

宣德七年賜御用太監王瑾銀記四曰忠肝義膽曰金
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又司禮太監金英范

弘各有銀記之賜景廟於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賜憲
廟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怠曰謙亨忠敬
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袞宣化世廟賜司禮
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謀禱德曰端忠誠慎曰補忠曰
勵忠賜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右皆見墓碑中國史
所不載然則內臣膺賜者不止此矣國朝典彙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
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譟呼不知所
起未幾有監國卽位之事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兩
帝者與弟城隍者鄰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爲有
徵也九朝野記

景泰二年王威寧越廷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

他卷成文奏上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耳
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
之風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酩酒一人佯
曰某官至酩焉如故又曰駕至酩亦如故又曰汪太監
來矣醉者驚延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
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陳鉞媚直
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
焉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高吟曰六
千兵散走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
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上密遣尚銘察之保國卽撤
工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

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
用次一人曰公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
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而已
貂蟻史鑑

成化間都下諺云韋英房梁芳馬尚銘銀子似磚瓦嘉
靖間都下又有諺云滕太監房麥太監馬高太監金銀
似磚瓦滕名祥御用監麥名福掌團營高名忠內官監
監督諸工者宿載

平江伯陳睿好飲涼酒京師謠曰平江不飲熱酒怕火
簾弘治庚申火節兵勢頗張孝廟遣平江禦之臨軒持
印平江畏怯失措跌而失印孝廟不樂尋竟以逗閹劾
爵金臺紀聞

世廟宮人張氏無寵早卒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
物得羅中有詩以聞于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
數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之詩曰悶倚雕闌強笑歌
嬌姿無力恃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
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
棄置其如薄命何耳譚

萬曆中京師風毛二十二見最甚者四十六年三月庚
午空中有聲如波濤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將昏東方電
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知之又雨濛濛如霧霰土
氣襲人綬寇紀畧

崇禎戊寅上於宮中鳴琴製於變時雍等曲取尚書語
爲之內局造琴五百牀內監張姓者專主琴務遍訪知

音之士 客燕雜記

天啟中都下造有天鑒錄點將錄崔呈秀密以付魏忠賢遂流入宮禁按籍以罪錄中諸人至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爲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氣者殺氣吳性棍氣孫晉辰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宸時氣黃景助癘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鎔霸氣倪仁植疝氣周仲璉糞氣房之騏庚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颺濁氣袁愷油氣徐沂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愨各有諱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爲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一六後皆死國難天鑒點將

二錄傳抄者衆故不具錄錄此以備野史之闕云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碁盤街之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矣吾乃土神故以告也夜半果婦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睡熟婦折而東旋迅僂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畢不見邏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乃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大疫定後乃已

青嶽屑

崔子忠青蚓工圖繪爲絕技人有欲得其畫者強之不

可得山齋佛壁則徃徃有焉董文敏公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

青箱堂集

京師瞽者李近樓籍錦衣千戶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弦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泠然孤僧雪不復作蘇臺圍獵凄然百獸鳴嗥有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其中時時弄撥故幾于神若此

耳譚

閻子明善圍碁下子十餘便知勝負所在終日對局令次第再布不差一子隆萬間為京師第一次者為方生某象棋則有張京局將半即懸定幾十着後當用某着取勝它如王國用之吹簫劉善初之擊鼓蘇宣之投壺

皆號一時絕伎

燕山叢錄

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棋餅對骨牌糕碁盤街對幡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醞醪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新蓮子衙衙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僉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野獲編

山下舊聞卷三十九終

水懸樓香山寺... 京師人以滌地內... 言一語餘對燕山叢道

山下舊聞卷三十九補

雜綴

燕之遊士泯子午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三百篇... 子恐慎而不能言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 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晏子春秋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

卷三十九補遺

山下舊聞

卷三十九補遺

二

死也乃不誅 列子

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 墨子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 荀子

蘇秦相燕人惡之于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

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 漢書

曹唐詩九天路入雲長燕使何山到上方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接褰帶問昭王 小游仙詩

自魯商瞿子本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 漢書儒林傳

韓嬰燕人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同子

易韓氏二篇詩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

論語有燕傳說三卷陰陽家者流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公孫渾邪十五篇法家者流燕十事十篇縱橫家者流麗煖二篇兵權謀有麗煖三篇同上

昆田謹按燕之人物若韓嬰周醜之傳經麗

煖繆蟻之用兵著於載記而譜地志者止及嬰一人何也

班孟堅古今人表于燕昭王諸臣樂毅居三等郭隗四等鄒衍五等干太子丹賓客高漸離居四等荆軻鞠武樊於期皆五等秦舞陽六等其位置必有定見但燕王喜以亡國抑之九等而王噲之法堯禪舜可謂下愚及列之七等何哉同上范陽盧克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獵見麀舉弓射

中之麀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克著盡可體便入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勅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真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救外嚴車送客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上市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悔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隱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

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止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
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以詩充
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鬼魅僉遙
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衆初恠惡傳
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元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
不欲速售翼有識者歎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
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
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
似得盃本末可得聞否克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見有
崔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
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孔氏志惟錄

此用謹按孔氏所載與搜神記詳畧微有不

同故補錄之

漢幽州刺史朱君之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閥
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爲幽州刺史
禦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水經注云故吏別駕從事
史石北平無終牟化中平二年造碑陰故吏姓名悉薊
涿及上谷北平人隸釋
魏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社樹結實旣成一朝
盡落茂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秋鬢剔謹奇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年至十八乘驢至于
叔家叔見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有黃
衣人揚拳遙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
懼告婦婦曰君無剛心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

下書開 卷二十九補遺 四

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
且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
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砍忽見姊
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
皇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闢化深慚昔蒙乃奉絹
一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 冥報記

亮為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
遂別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額角而不甚傷
及就事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亡其像
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人咸以為不祥夫幾亮
果以罪被誅其痕下今見在 冥報拾遺

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會因重病悶絕

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
禮遂止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曰侍者令一手提
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
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
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似籠
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
云願代一切眾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
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
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三四歲後卒于洛 同上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
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盤猶立觀者不忍女無懼色 朝野
僉載

張守珪以功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良社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嘗其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舊唐書本傳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察屬常禮相期耶

幽州石老者賣藥爲業年八十忽腹大十餘日不食惟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號泣呼四隣云適來有病白鶴入吾父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白鶴擗地號呼人異而觀之皆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差兵馬使希來驗見室中有穿紙格出入處遍問邑人四隣皆言石老化爲白鶴飛去翔翥雲間移時節度使賜絹一百疋米一百石與石老子家遠近傳石老得仙太乙宮道士段常著續仙傳甫載石

老升仙事月餘其子與隣人爭鬪官中訊鞫乃爲分絹不平云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于桑乾河水妄指雲中白鶴是父州縣復差人檢驗于所說沉水處澇漉得屍懷仙遂杖殺其子釋疑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閑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爾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快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多漬枕檀試畱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遣以束帛放歸唐詩紀事

昆田謹按計有功紀事標曰河北人而洪景
盧萬首唐人絕句作幽州士子詩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事舅姑甚
得婦道常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
悉奔竄惟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之
幾至于死賊去家人問曰羣兇擾橫人盡奔逃何獨不
懼答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
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隣里有急
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安棄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
姑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
氏婦之心矣舊唐書列女傳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官各張弘靖頃幽州口奏授觀

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木兇
悍尤不樂文儒為主帥賓佐習于常態忿其變通議論
不密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劫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
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泠而告曰妾不
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其臂
而殺雍蕭氏辭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嗟歎其夕蕭
氏亦卒太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勅追
封蘭陵縣君同上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
論曰三足記鶴林玉露

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醫藥時幽州有王麻奴河
北推為第一手後訪尉遲令于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

曲曲終尉遲頤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即自
取銀字管于般涉調中吹之麻奴拱聽愧謝曰自此不
復言音律矣

樂書

沙門道昭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
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客張氏不記名僧
謂曰君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其
年張赴選授號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果四月八
日也人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云

前定錄

胡瓌范陽人工畫蕃馬雖繁富細巧而用筆清勁至于
穹廬什器射獵生死物靡不精奇凡畫駝馬驢尾人衣
毛毳以狼毫縛筆疏澁之取其纖健也有陰山七騎下
程控馬射離等圖傳于世子虔有父風

圖畫見開志

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伺其
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
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
唐帝所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
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
臣我王則吾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
光承勳竟歿于燕中

五代舊史

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以飲博為事一日與諸遊
俠輩釣于桑乾河赤欄橋之側自以酒酌地曰吾若有
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

北夢瑣言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
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契丹重熙二年集

龍龕手鏡三卷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
字注十六萬二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
和十五年丁酉 晁氏讀書志

高益涿郡人工畫佛道鬼神蕃漢人馬太祖朝潛歸京
師始貨藥以自給每售藥必畫鬼神或犬馬于紙上藉
藥與之由是稍稍知名時太祖在潛邸外戚孫氏喜畫
因厚遇益請為圖畫未幾太宗龍飛孫氏以益所畫搜
山圖進上遂授翰林待詔後被旨畫大相國寺行廊河
育王等變相暨熾盛光九曜等有位置小本藏于內府
後寺廊兩經廢置皆飭後輩名手依樣臨倣又畫崇夏
寺大殿善神筆力絕人有南國鬪象衛士騎射蕃漢出

獵等圖傳于世 圖畫見開志

涿郡高益工畫道釋鬼神蕃漢人馬用墨重傅色輕變
通應手不拘一態 圖繪寶鑑

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番鹿之態牛鹿馬鹿羴耳退
角老嫩之別無不曲盡其似 畫繼

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然必樂
與即為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
得也 圖畫見開志

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
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聞人無如夫人之貴非
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
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饑寒安望王侯樂

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願修頌明眸華髮權畧過男子兀朮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日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夷堅志

張維字正綸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爲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騎內一白衣乘白馬怒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豎爲汝所殺我啣恨久矣今方得見雖隔世猶當償我命引弓射我心因顛仆而寤吾

必不免明日畧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夢耳安足信汝妄思所致民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攜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故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住行者皆止此民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奔走騎厲聲呵止之身自怒曰此獸可惡人遂鞭馬逐之引弓射心應弦而斃七人皆女真也

同上

赤蓋君實女真人居燕城畫竹學劉自然頗有意趣

圖

繪寶齋

僧智海居燕中善畫墨竹學海雲禪師

同上

元之平宋也降表僉謝后名汪元暈詩侍臣已寫歸降

十一 書制

卷二十七 補遺

表臣妾簽名謝道清是也元量別字水雲宋末以善琴
供奉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請為黃冠南歸藏有賜硯
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八分書右刻水雲二篆字左刻楷
書絕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閒堪與遺民共號頑試憶當
年承賜事墨痕如淚盡成斑其北征古詩云北帥有嚴
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視必並載
人燕以詩書授瀛國公皆北硯矣 改盡齋筆疏
李嘉謨以鄉役部發歲運至元都常夜對月獨歌口萬
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海東雲夜靜
聞隣婦有倚樓泣者明日訪其家則宋舊宮人金德淑
也因過叩之德淑曰客非昨暮悲歌人乎李密曰昨所
歌詩實非已作有同舟人自杭來每吟此句故能記之

爾德淑泣曰此亡宋昭儀黃惠清寄江水雲詩我亦宋
宮人也昭儀舊同供奉極相親愛今合流落異鄉彼且
為泉下人矣夜聞君歌其詩不勝悽感因言當日吾輩
皆有詩贈水雲乃自舉所作望江 南詞見第十八卷
歌畢又泣下 金姬別傳

古妓女多以雙字名南齊則蘇小小唐有薛瓊瓊關盼
盼張好好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
保張紅紅宋有李師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至元人
尙詞曲青樓得名者如趙真真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
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荆堅堅李當當
皆大都妓餘未能悉數也 花南老屋歲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

人問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青樓集

燕人何失世以織紗穀為業與張進忠製筆齊名失
王詩其燕都雜題詩云一夜春陰徹曉寒玉山無奈酒
杯乾青娥知有愁多少狼藉殘粧嬾對看揭後斯贈詩
云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間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宋元詩會箋

元人善畫者多其在大都山水則劉融伯熙喬達達之
韓紹畢子華高克恭彥敬李希閔克孝竹石則李衍仲
賓于士行遵道張德珙廷玉李有仲方劉德淵仲淵及
張敏夫高吉甫劉廣之花果則謝佑之人物則李士傳
傅寫則焦善甫冷起巖而浮屠羽士之善繪事者不與

馬粉墨春秋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

成墨竹學王庭筠後更學文同竹派

李薊丘畫竹其初專學黃華老人見文湖州墨竹數十
本皆以為不佳且疑東坡山谷與湖州文字交特多曲
筆過與也錢唐王子慶謂曰予所見皆非真湖州筆耳
持一幅示之竹凡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背
欹側低昂各有態度予是叫絕深悔從前議論之非用
油紙臨摹髣髴攜歸盡力學之又獲三本又得南唐李
頗叢竹圖蕭協律筍竹圖參閱眾妙而後成家

六研齋筆說

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
拾而祀之

草木子

補遺

卷三十九補遺

三

范益精于醫脉元年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
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
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可攜來就診耳嫗去良久
攜二女至皆少艾益診之噩然曰何以俱非人脉謂嫗
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
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今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濟
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百神訶
爾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
于彼此間空虛故吾得出入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
女拜謝去是時太祖龍潛淮右云
庚巳編
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過一相宅者書帛字與之其人
即跪拜稱死罪上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也

字解

宣廟御筆山水人物花果翎毛草蟲一有年月用磨運
之寶或用武英殿寶雍熙世人圖書續圖繪寶鑑
韓秀實涿州人與商喜惟吉齊名畫人物亦佳尤善畫
馬同上

陳復啓鴻號坦坦居士燕山人長于畫山水松竹皆有
矩度亦精寫照翁後啓先詩文書畫與兄齊名同上
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雹視之
皆黃泥九子堅淨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黃氣可齋筆
記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有物若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
無定以侵人面或嚙人足震澤長語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青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心有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面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痛有見其狀者黑而小金睛修尾類大狸滿城驚擾暮夜各持刀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兼旬始息瑣錄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荃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御史葉編
孝宗皇帝嘗問一內侍云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讌會那得工夫內侍答云唯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何

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何處覓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舖皆要籠燈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缺乏四友齋叢說

大興劉公機為諸生時畿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止公宅奴以糝飼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劉機大貴人他日當坐八人轎至南京語已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涉異志

陳指揮鐸善詞曲又善嘲諷居京師作月令記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鞦化為鞦最善名狀鞦化為鞦更可笑也客坐贊語

程篁墩沒後京師有雪夜祈仙者降筆云江山何日許

重來白背青燐事可哀
吾黨莫憐清夢遠
海東東去是蓬萊

才鬼記

徐州邵玉田扶乩仙于都下降筆云
勾漏山頭古洞天
金堂玉室地相連
門前千尺長松樹
親手栽來不記年
末書唐貞元道人

道聽錄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爲多

行史彙編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呼爲楊御史風

越章

寶應陶成字懋學畫花鳥人物工中式赴南宮試二月五日語其婿朱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游乎升之曰去試僅三日公無往成不計明且

升之他避成買輿徑去醉主人家五日及榜發升之登

第其鄉人醵錢爲賀曰公女婿捷矣幸爲我輩作圖成

曰善卽舉筆畫丁香一本尤妙絕

碑史彙編

宛平劉副使效祖仲修以才見抑罷歸寄情詞曲小令

可入元人之室如沉醉東風云東華路塵沙滾滾玉河

橋車馬紛紛官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靠青山紫閣柴

門閒把英雄細討論能幾個到頭安穩又一闕云門巷

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灣水繞村幾朵雲生

岫愛村居景致風流閒吸虛全茗一甌醉翁意何須在

酒朝天子云景陽宮曉鐘鳴珂巷玉驄總是南柯夢生

來無分紫泥封機巧成何用提霧拿雲攀龍附鳳這心

腸無半種挂一條瘦筇引一個小僮沿村曠煦耕種又

山下詩開

卷二十九補遺

七

一闕云喜碧山日親把銀魚早焚銷繳了功名分輕車
鳩杖鹿皮巾也不讓黃金印晚景無多前程休問趨明
時自在隱尋幾個故人圍坐在華門嘗則把陰晴論入
小山樂府中不能辨也昭陵嘗遣中使索其題冊呼曰
念庵念庵副使別字也因賦詩云更生雙鬢已蕭騷敢
謂文章擅彩毫過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

蘇詞話

燕人薛論道有林石逸與十卷皆雜曲也其玉抱肚云
神仙無分且藏身烟村水村看白鷗撞破殘霞靠青山
界斷紅塵清風明月共三人去住悠悠一片雲又一闕
六淒涼時候聽征鴻蕭蕭過樓映疎簾明月冷冷走空
階落葉颼颼教人腸斷淚交流屈指歸期又半秋律以

元音亦稱合作問之都中故老蔑有知其姓氏者矣

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爲父忠賢曰曰乾兒都人
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爲立祠自永恩祠
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昭德茂德戴德
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祝恩瞻
恩德馨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木
徧于寰宇至杭州建十關壯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
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于太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
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
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爲之髻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
之其可笑如是

海朝識小錄

上虞倪公元瑤為祭酒時與溫輔體仁忤將請告惠安鄭仰田者善坵字遇于官人席上初未通名取骰子中以緋飾四者予卜鄭曰京官四品而掌印者惟祭酒爾公其祭酒倪公耶公領之曰公必與當事忤姓名中帶骨字者其人也蓋骰子骨所成而四面稜角不能列圓以是知不合也又曰公意欲圖歸乎必得請矣骰體方類口四亦類口乃回字也後果然字觸

萬曆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于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若甚眾瘤內惟有羊毛有道入傳一方以黑豆收麥為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名醫粹案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蠶一傳食目給各解滅獲之裘春秋後語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荀子

董遵誨世居幽州其母在契丹太祖令人賂邊民使迎其母送于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齋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上曰吾委以方面不此嫌也隆平集

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為周之灌尊乃詔禮官圖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舊史

澤州李俊民用章舉承安五年進士第一金亡後其同

年三十三人惟高平趙楠僅存又挈家之燕京俊民感舊游以詩題登科記後云試將卜錄問同年風采依稀墮目前三十一人今鬼錄與君雖在各華顛又云君還攜幼去幽燕我向荒山學種田千里暮鴻行斷處碧雲容易作愁天錄中張孺卿介甫晁季中寶臣伯德維公理孔天昭文安王毅知剛趙銖敬之皆中都大興府人

函山旅話

元裕之寄書耶律中書薦當時士大夫在河朔者固安李天翼漁陽趙鑄燕人張舜俞曹居一王鑄且曰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按虞文靖學古錄有田氏先友翰墨序稱彰德田師孟緝其先友于翰中有劉百熙字善甫曹居一字

通甫趙著字光祖俱燕人其稱著曰大俠按元集作鑄者字才卿別是一人也同上

元人雜劇喬孟符有黃金臺沈和田有燕山逢故人又無名子有燕山夢皆演大都舊事也湖紀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承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古矣元童子科見于選舉志者一十六人仁宗延祐七年舉陳聘則大興人也函山旅話

天順間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覘卒潛致其罪逮捕考掠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誣以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寃之

莫或敢發京城有楊墳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而爲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車駕北狩從臣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之役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當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不敢辨明陷彬于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擊登聞鼓以進仍赴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墳死使誣大學士李賢指使墳佯諾之達遂以聞命中貴三法司鞫于午門前墳乃直述所言皆出于已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木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彬得復舊職代達總衛事墳字景和父爲漆工宣德間

富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員遂習之而自出已意以五色金鈿並施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辭指稱歎以爲不可及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爲義士云

東海集

節婦魏阿張大都路左警巡院咸寧坊人適魏明子蔓其夫不事家業取回回債銀二定將魏蔓監收夤夜掣鎖逃竄不知所往阿張父爲代還蔓有老母阿張孝養甘旨不闕十餘年後其夫還家復合生一子至元三年夫病故賃房以居其子七歲老姑年九十五歲依舊孝養本坊巷長朱進社長何常等具狀轉聞詔加旌表以厲風俗

元典章

昆用 按此則元時旌表節婦初不限年歲也

崇禎癸未京城大疫死者甚衆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俱斃者一人出買棺俾賣棺者同昇歸入室而買棺者忽不見始知亦鬼也日中市上所收錢審視則紙爲之乃各置水一盂於門市者令投錢于水以驗真僞民間終夜擊銅鐵器以毆厲崇聲徹宮中上亦不禁命張真人建醮禳之無驗識者早有黍離之歎矣

白頭關話

漢地差發燕京見差胡丞相黷貨可畏下至教學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玉堂金馬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其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恣

黑達事畧

者燕相得罪于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

我出考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幃錦繡隨風飄飄而獎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反敢見

新序

燕莊侯佗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几舍子

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

賜冠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

云百三十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
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諸天神人皆長五六分列幢
蓋鼓舞繞塔而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
青龍右耳出白虎拾遺記

燕氏有二有姬姓之燕有姑姓之燕南燕北燕皆為燕
氏此異姓而同氏者漢有功臣宜城侯燕倉後漢中郎
將燕瑗北齊有右僕射燕子獻唐有補闕燕欽融宋朝
有龍圖閣學士燕肅望出上谷范陽通志氏族考

薊氏邑名在燕地神仙傳有薊子訓同上
漁陽氏燕大夫受封漁陽因以為氏漢有少府漁陽鳴
北平人同上

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為膺所搏狐

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斷其尾相謝傳以妖香凡聞
此香者心即迷惑矣有所見森依其術創為白蓮教日
稱聞香教主立大小傳頭會首名色此牽彼引雲合響
應頂禮皈依蔓延徧于京東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
川六省不下二百萬人撮合俚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
徒眾萬曆四十七年死于獄說畧箋

燕留守府叅謀劉正卿坐事就死屬其孤于友人姜迪
祿既籍沒姜為伸理其子達官怒其僭張弓擬之姜不
少懼自裸胷以逆遂義而從其請自是姜以義烈聞燕
趙間後折節從之雲夢學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丞相
史公賢之以賓客禮焉姜世燕人子尚其字秋澗集

元王文定輝碑陰先友記內曹居一通甫盧武賢叔賢

王信信之李班晉伯皆燕人 函山旅話

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恣張守珪梟其首形

體不死昇歸饑即盡地作饑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

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

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 廣異記

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高

酒猶南人言蓮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云天下第一酒

館一云四時應饑食店 暖姝由筆

正德中錦衣衛千戶順天李雄西征陣歿遺孤五人子

二曰承祖曰亞奴女三曰桂英曰玉英曰桃英諸子皆

前妻所產惟亞奴後妻焦氏生焦欲圖親兒繼襲雄死

令承祖往戰場尋父骸骨覩其陷于非命而承祖竟抱

